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一卷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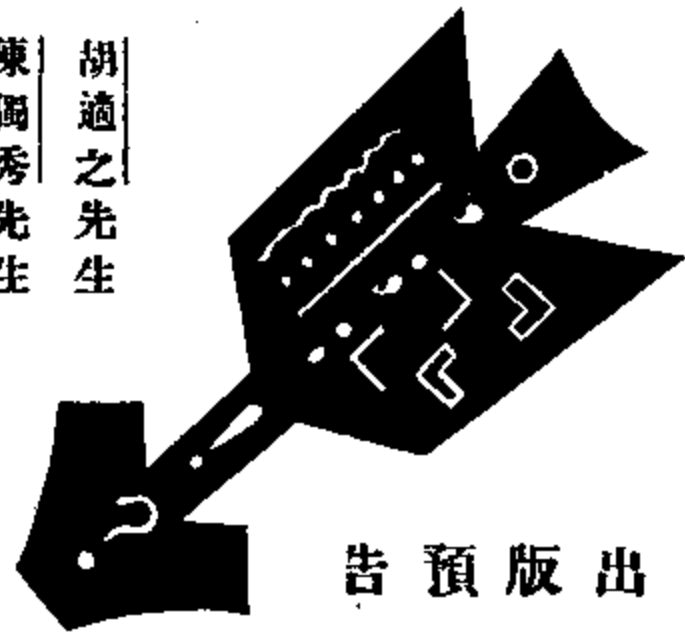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中華民國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詩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學生運動的根本研究	中學的國文問題	補充白話文的方法	漢字與今後的中國文字
		田漢	傅震	陳啓文	鄭伯奇	李思純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胡適之先生
陳獨秀先生
都有很長的
序



出版預告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中國第一流的白話小說



特色
——
新式句讀的
分段的小木子的

- | | | |
|------|-----|----|
| 儒林外史 | 紅樓夢 | 水滸 |
|------|-----|----|

漢字與今後的中國文字

李思純

上海旅居，曾隨筆寫了一篇「國語問題的我見」，本其匆匆成的，月刊第六期，竟揭載出來，抵歐後讀之，頗多不愜意，此篇是說明和補充我個人的意思，這問題吳稚暉錢玄同兩先生的討論，和新潮的「漢語改造中國拼音文字談」，很能引起人研究的興味，我於此事，所知很淺，不過說明個人的見解罷了，先撮舉本篇的大概。

- 漢字有劣點麼？……………劣點很多、
- 漢字有優點麼？……………優點亦很多、
- 優劣的比較何如？……………互不相掩、
- 注音字母可補救麼？……………不能根本補救
- 漢字可廢麼？……………可以的、但須問用甚麼代替、
- 羅馬字拼音何如？……………不能代替、
- 造中國拼音文字何如？……………不好、又費大力、又無大用、

漢字與今後的中國文字

怎樣纔好？

暫時保存漢字、救以注音、一面力促衍音文字之推行、以待自然解決、

漢字的劣點，真是筆不勝書，最大的缺點，便是本身是「楔形文字」，完全衍形，而不衍音，廿世紀的科學時代，所有文化進步的國家民族，無不用「柔和易流，便於口耳」的衍音文字，因為他由合音而華乳，由合音而識字，他的合音，便是母子三十餘音的拚合，學習極為便利，若像中國衍形的漢字，我們雖讀了守溫的三十六聲母，和劉鑑切音指南的韻攝，還是絲毫無補，若要識字，還得一個個死記着「紙上的符號」，這便因為漢字是楔形文字，不見衍音文字的緣故。

第一缺點，是音的瘡痍，第二缺點，便是形的繁重，我們讀說文的五百四十部首，還看得出衍形文字的理由和趣味，但是經「隸變」以後，已失了原意不少，現行的楷書，字字整方，有簡單至一筆的，有繁重至三四十筆的，很不一律，孩子讀書，最耗費教師心力的，便是「字體的間架」，雖然歐洲文字，也偶然有十八九個或二十餘個字母的「長字」，但他的合音，有一定的規律，漢字中楷書的繁重字體，高高低低，或橫或直，毫無理由，縱有理由，也

必要國故專家、聲精許學、方能了解、尋常作字的人、只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很無味很困難的。

此外還有很大的缺點、便是「同音異義」、「異音同義」、「一字數義」的字太多了、歐洲文字、常沒有這三種弊病、但他們總比漢字稀少、漢字同音字的衆多、不勝列舉、雖然近代漢語、已變了複音、單音的「字」character已變爲兩音或三音的「辭」word、連貫了上下文、不易錯誤、但因爲「同音字」究竟太多了、教師的口授、和演說家的口述、常時不能不借助於黑板、這是事實昭然、無可掩飾的。

異音同義的字、都根於「形體固定」之害、古時造字的先生們、旁皇無主、聲音微有差異、便連忙造一個新字、去做記號、弄到後來、不過一個聲音的微異、便生出無數差別的字形、使人迷亂、如像「不弗勿莫」四字、本是一義一音、因地域和時代的變易、便成了四個不同的形體、考其由來、不過是錢大昕研究的一「輕唇重唇之變易」罷了、但在初學漢字的人、無有不迷亂腦筋的、漢字的劣點、大約國中除了國粹黨和國故專家以外、無不了解、不用細說、我以爲從物質上研究、最易了解、漢字的其他劣點、且

不必說、只是「不能造打字機」一件事、便可以作廢漢字的一個最堅強最確實的理由、

說到漢字的優點、却也不少、最大的優點、便是因衍形之故、不容易隨聲音而變、雖經過極遼遠的「時間」或極遼遠的「空間」、他的「固定力」、「強制力」還是存在的、即如三代秦漢的語言、與現在絕不相同、閩粵南洋的語言、與北方絕不相同、但漢字却能保持他的普遍能力、絕莫有古今南北的差異、凡一國的文化、以文字爲他的表徵、中國自晉唐至明清、雖屢遭外族的侵入、不久便征服了他、我們與其說他們被中國高深的文化所征服、不如說他們被中國精密的文字所征服、衍音的文字、柔而易流、形體常隨聲音而變、即如中國的面積、與歐洲比、相差也不很遠、歐洲有數十種語言、便有數十種文字、中國各地有數十種土白、除蒙藏外、却同行使一種的文字、——即漢字——這便是衍形文字優於衍音文字的特點、近時倡「廢漢字論」的、多半抹煞不論了、此外還有的、是漢字數目的不多、却能儘夠使用、這實是單體字的優點、isolation 漢字的孳乳、在篆書時代很多、但楷書便絕對無有了、楷書常用的字數、不過三四千、都儘可自由使用、無論

其廢學術名辭，無非尋常漢字「兩字以上的組合」，凡既識漢字的人，對於學術名辭，絕對莫有困難之感，不像歐洲文字，時常要製造新名，非常不便，我們看現在漢字的譯本，無論其麼科學、除化學名辭外，絕莫有造字之嫌，若在歐洲，不知道早造成了新名多少了，所以讀漢文的，能識兩千字，便夠使用，一般社會所行使之千字文，足為標準，歐洲文則最尋常之小字典，所收羅也在萬字以上，尋常社會口頭手底習用的，也不下萬字，就這一點看來，單音節系 Monosyllable 的漢文，較之複音節系 Polysyllable 的歐洲文，自有他「獨擅之長」哩。

我們發見漢字的優點和劣點，是互不相掩的，拿他和歐洲衍音文字比較，自然互有長短，不能軒輊，我們不能學國故學者，只宣傳漢字的優點，也不學片面的議論，只指摘漢字的劣點，我們就現在世界大勢看來，相信漢字的將來，必歸廢滅，但在目前時候，只能逐漸的補充，不能根本的廢棄。

注音字母，是中國文字的唯一補救品，我們如一日不廢漢字，這東西便一日有效用，自孫炎章昭沈約，以至陸德明劉涓陰時夫楊中孚劉鑑顧炎武陳第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章炳麟黃侃，

漢字與今後的中國文字

或明古韻，或講切音，明古韻的，不過考出了些古代聲韻的變遷，講切音的，也不過添出了些紐攝分合的爭執，都沒有甚麼切用的地方，直到了注音字母制定，便有了一種最切於實用的好結果，吳稚暉先生說，注音字母只要略讀歐洲文，或略通老反切的人，在三點鐘內，便可以造成，不過教育部爲省了出一個蒼頡的緣故，所以集會制定，沒有甚麼出奇，我以爲這種東西，集會制定，其成績實在比個人制定好，這種學者集會，解決學術問題的事，是歐洲社會所常有的事。

注音字母，是不能根本補救漢字的，在音的方面，還有添製閏母的問題，在形的方面，絲毫不能補助漢字形體的繁重，反添了一「二重文字」之嫌，他既不能離漢字而獨立，只算漢字的一種「音符」，所補救的，也未免太有限了，不過漢字一日未廢，我們用衍形文字的國民，除了用這個「二重文字」的方法，更無別的可想。

我相信漢字早晚必廢，只爲衍形文字，除中國外，早已絕跡於世界，他的優點雖不少，無奈他的劣點實在太多，不過我們在目前，不能不籌畫漢字未廢時的補救，和漢字既廢後的代替。

近年廣東福建的耶教教士常用羅馬字拼切漢音，日本人也有廢棄漢字，改用羅馬字拼音的主張，因此中國也把羅馬字拼音懸為問題，我對此事，是極不贊成的，因為就文字本身論，漢語發音的數目較多，羅馬字發音的數目較少，若用羅馬字拼漢音，必定不能真切，就世界論，也不值得在中國語系和歐洲語系中間，添出一種非驢非馬的東西，近來日本太陽雜誌有青木良雄的一篇論文，題目叫「如何我等乃得免於漢字之禍乎？」他的主張，雖歸結在廢棄漢字，却同時也反對羅馬字拼音，可知這事在日本，還是不信仰的。

羅馬字拼漢音，是不澈底的主張，比較澈底的方法，便是「新潮」上主張的製造中國拼音文字，我若承認製造中國拼音文字，那麼我對傅斯年君所擬的條例，沒有一條不贊成，但我對此事，不敢主張的緣故，便因為這事又費大力，又無大用，要製造這種文字，必要多數的言語學者、文字學者，集會研究，釐定中國各地「萬有不齊」的方音，採取羅馬語系的各種字音和字形，制成詳細的條例，——傅君的條例，不過是其大概，若詳細的制定條例，我知道必有許多的困難和阻礙，——然後甚麼「字母」「音符」

「文法」「辭典」種種困難的問題，相繼而起，假使這東西製造成功了，並且非常合用了，試問推行之時，要推翻幾千年的漢字，取而代之，也非常容易的事，可知製造這種文字，是要「費大力」的，假使做成功了，也不過是「過渡」的辦法，世界大同，還是要「共同的語言文字」，吳稚暉先生說的，除了「這個」「那個」「甚麼」等字之外，學術上的名辭，還是要與人家公共，那麼單為着「這個」「那個」「甚麼」等字，與世界立異，也不值得，這話真有道理，傅君駁過渡二字，說一年是過渡，一百年也是過渡，甚至一千年也是過渡，但我想便是過渡，也不要「太不經濟」，世界用共同語言文字，至多不過數世紀後，便要實現，我們在這時期中，固然不可不做一種籌備，但我們又何必用大力去把「并無大罪」「功罪相抵」的漢字，根本推翻，引起了極大的紛擾，而仍非澈底的辦法，不是「太不經濟」麼，可知製造這種文字，是「無大用」的。

我們有以上種種的不滿足和不信任，我們對於漢字，用甚麼處理的方法呢？我相信漢字的功罪相當，又相信世界將來必有公共文字出現，更相信世界公共文字，必以衍音文字為粉地，漢文

的楔形字，必不能與世界公共文字相銜接。由以上的各種信條，我們便確定了現在的方法。我們一面保存漢字，教以注音，由注音的推行，使一般中國人了解拼音的利便，得了少許的拼音知識，一面更竭力推行各種的外國語。我們相信將來的世界文字必以現行拼音文字中的一種文字為粉地，所以我們此刻，為勢力普及起見，便推行英語，為文字規則起見，便推行德語，為文法確切起見，便推行法語，或者為公共不偏起見，便推行 *International* 均無不可。輸入外國語的知識，普及外國語的教授，歐化漢文，歐化國語，使中國人的腦筋，漸漸的與拼音文字接近，造成了普遍化，自有一種澈底的解決在後。

一九二〇、二二、二七、巴黎、

補充白話文的方法 鄭伯奇

自從新青年提唱白話文以來，不到一年，居然已經風靡全國了。然因我們日常所用的活文字——言語，寫出來的便是白話文——受了古人遺傳下來死文字——或叫文言——并其他美文的壓迫，侵略已成了一種極貧弱極不完全的東西的原故，所以我們提

補充白話文的方法

筆做白話文的時候，感不便的地方很多。有些人因此便覺得應作一種半今半古的文章，亦有許多人，作白話文，非常感多費時間的，苦惱。這固然是國語未統一以前，所必有的情形，其中亦有許多由於言語不完全所生的結果。又如科學、哲學、新文學、新思想，都是從別國移植來的，我們日用的言語更有許多不夠完全，表示他真意義的地方。由此，所以可知我們根本上有該補充現存言語的必要。那便是說有設法補充現在白話文的缺點的必要，我想這是值得討論的事。至於補充的方法，可從兩方面說——

第一 補充字 *Word* 和仿句 *Phrase* 的方法

日用言語的字和仿句太不足用，是一般人都覺得的。輸入新學術，建設新文學的時候，這補充的功夫是不容緩的事。補充須用下列幾個方法——

(一) 利用文言 白話中最不足用的莫過於抽象名詞，形容詞，狀詞，其後便是動詞，這些都以仰給於文言為便。其他形容詞，狀詞中雖為現代說話中所有，而沒有適當的文字表示他的，當拼音文字未成立以前，也無妨用文言中意味相同的字代他，免得因用假借字的原故，反使讀者誤會。

(二)廣收譯語 至於科學上，哲學上，新輸入器物，用品的名詞，以及由西洋文新輸入的形容詞，狀詞如 hysterical 之類，不但白話中沒有，文言中亦找不出的，是則非借重譯語不可。現在我國所行譯語，多是從日本輸入的，所以不免有難懂的語句，據在其間，并且輸入的為數非常之少，又沒有一種良好的辭典，將所有「字」「仿句」的明確的意義，解釋給我們，混用之弊自然是不能免的。這須望將來大學或是其他的學術會，必能製作譯語，編纂辭典來補這缺憾。

(三)創造新語 再則遇到現有的「字」「仿句」不能表現的思想，或概念，亦無妨製作新字或新仿句。現在各國的國語多是固定的，尙且不住的從事創造新語，何況我們白話文正當草創之時呢？現代科學和現代人的思想，一天比一天進步，器物的發明，發現，層出不窮，創造新字，乃是當然的結果。西洋書中於新字，新句，有用義大利字印刷的，日本人於「字」「句」的傍邊，加點以便識別，此法似乎可以仿用。

(四)採用方言俚語 採用方言一事，頗有人提及，但也不不少人出來反對。他們以為方言太龐雜了，採用的時候，於統一國語

上大有妨礙；國語的基礎怕要因此動搖。其實這也不然。所謂中原地方，因屢受歷史的變動，語言龐雜固然有的。各地方言，倒有許多儘還保持原音原義的地方。并且文學的作品上，用方言的時候，特別顯得非常活潑，非常有趣。這亦是不少證據的事。俚語雖不甚重要，但是往往有十句八句說不清的話，可以用一兩句俚語來發揮清楚的時候，也無妨用他。至於文學上，俚語的位置，就便較為重要了。

(五)精撰成語名句 成語之中，有含譬喻的，有藏典故的，用於白話文中，易見生色。其中很不少可以代表國民性的東西，更可採用。古人的成語也好，現代語中的成語也好，我們只取其合理的來保存，使用便了。至於古人詩文中的名句，是否可以引入白話文中，這也是個問題。就我看來，流傳人口的詩文名句，可以作成語一例看待，白話文中大可使用。他的効力，至少可與俚語相同，便是說他可以傳達我們難表現的思想或感情。

主張根本上用拼音字改造國語的人對於(一)(四)(五)三條或者未必贊同。其實這三條固然與拼音文字的進行有些影響。

但是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並且也不得要緊。幾千年天下來的遺骸，怎麼能夠一掃而光？況且現在雖改拼音文字還遠着呢！現在這樣不統一——各地發音不統一和各種語法的不統一——的語言怎樣即刻能夠就行拼音文字？再說就用拼音文字，這「成語」「俚語」「名句」也無大妨礙。英法德義的各國語中不是常用拉丁的「成語」「名句」麼？

第二 補充文法的方法

白話確有一種文法，並且他的文法，比文言的，更為進步。文言往往有非顛來倒去不能表現意思的地方，白話中却沒有。然白話的文法也不完全，往往有些語法很不合論理。我們對於此點，要時時刻刻留意，時時刻刻改良。不完備的地方，可用西洋的文法來改造。譬如名詞的多數，形容詞的性質，動詞的語尾，國語都沒有的，我們固不必勉強學步西洋文字。但是有許多籠統不清楚的地方，就非設法改良不可。

當初提唱白話文的時候，頗有人極力用西洋式的句點。這是非常好的事。後來白話文的推行廣了，反有人有點讀法了。這我實在不敢贊成。因為這實在是不徹底的法子。行不得西洋式的句

點法，眉目清楚，一看瞭然，實在可以治我們中國人思想籠統的病。雖有人嫌他太煩碎，太費時間了，這不成一個理由，只是情性勝過了理性罷了。

我作這篇文章的時候，一面寫，一面想道：現在白話文已經流行全國了，我現在還說這篇無謂的話，不嫌他太晚了麼？但是我想我們中國人素缺乏研究心，一回事鬧起來了，七手八腳的都跑來了；然而往往自己究竟莫明其妙是怎樣一回事。外國人說我們是富於雷同性的，不是為這原故嗎？現在白話文固然流行了，他那些要補充的地方，為完成白話文起見，自然仍應該討論。怎好大家雷同的，便以為現在的白話文便滿意了呢？

中學的國文問題 陳啓文

一 文學本身的問題

我們討論中學的文學之先，應該約略了解文學的本身怎樣，纔易解決各種問題。與我們一種切用的方法。

文學本身的問題，不外兩種：一為文學是什麼？一為文學要怎樣？甲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古今來解答的不少，有專就形式上

說他是一種符號的；有專就內容上說他是一種藝術的；其實文學有形式，有內容，是符號，是藝術，是一種符號的形式，和藝術的內容，湊合表現的製造品。不能只說這邊，丟了那邊；也不能只說那邊，丟了這邊。

現在先說文學的形式是怎樣？文學的形式，就是一些叫做字的符號。這種字，在初民社會是沒有的，只有言語傳達彼此的意思；但是語言憑口發音，在空間散佈的能力固然很小；在時間繼續的能力也是很短，所以必須有能行遠又能傳久的東西來補助言語，然後人類的文化纔易交通保存進步。這是文字之所以發生，也是文字的實在功用。雖然各國文字有衍形的，——中國文字——有衍聲的，——英法文字——其先要皆為代表語言的符號。不過後來把文學弄成貴族的遊戲品，從此文學的符號和語言的符號，逐漸次分開。並且說「用文學符號是雅的，用語言符號是俗的。」那知道文學的符號，原來就是語言的符號。沒有雅俗可分；不過雅的是古人用的語言符號，俗是今人用的語言符號罷了。其實都是幾橫幾直組織的語言的符號，——這是文學形式的第一意義，代表語言的符號。

文學的形式，不但是零散的符號，並且要有組織纔能代表語言的意思。語言的意思越複雜，符號的組織也越要複雜；語言的意思越精細，符號的組織也越精細。有組織纔是文學，有極複雜極精細的組織，纔盡文學的功用，——這是文學形式的第二意義，有組織的符號。

再說文學的內容是怎樣？文字是文學的形式，形式所含著顯露的精神，就是文學的內容。原來語言是發表思想的，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所以文學的內容，就是人類的精神和思想。人類的精神，大要只有知情意三方面；文學的內容，也可照此分為三種：

第一發表思想的——如論說、記敘、傳狀等類，以闡明是非、陳述事實為主。

第二抒寫感情的——如贊頌、哀祭、詩歌等類，以描寫性情、表示哀樂為主。

第三表示意志的——如公牘、書札等類，以傳達意志、處決事務為主。

論說、記敘、傳狀，也有附帶描寫感情、表示意志的，頌贊、哀祭、詩

歌，也有發表思想，表示意志的，公牘書札，也有發表思想，描寫感情的。這是文學內容的綜然，也是人類精神的共動，很難截然劃分。

總括來說：文學是代語言有組織的文字，表現人類精神的藝術。乙文學要怎樣 這個問題，可就文學的實質分爲兩方面解答。

先就文學形式方面有三個要件如下

第一要通——通是都用的意思。原來文學是人類交通精神的利器，交通精神莫便於通用的文字，更莫便於今人通用的文字。不用今人通用的文字，用些奇字古字，固不能通用；用些駢文和古奧的文，也是不通。因爲這種文字，在做的人，不能把心中的意思通同表出；在看的人，也不能把文中的意思，通同領悟。還要說他好，豈是不通得好！推求以不通爲好的緣故，全在把文學認承是專門考古傳後的東西；忘了文學是語言的代表，和精神的交通，與人生現在有極重要的關係。於是只顧上通古人，下通後人，不問與今人通不通了。結果，成了文人的遊戲品，與大多數人不發生什麼大影響。這是中國一兩千年來的文弊，近來胡適等提倡的國語文學，正是救濟這個不通罷了。

第二要適——適是合用的意思。文學有他的句法、章法、篇法，合於那些法子的，就是適；不合那些法子的，就是不適。適則人家懂得，不適則人家不知道了，所以「適」也是文學的一個要件。

第三要美——美是好看和發生快感的意思。文學不獨要形式是都用的，合用的，還要是好看，能生快感的。詩歌、駢文、古文，是有美的，白話文也含有美感，不過有時多少不同罷了。文學沒有美感，就難於引起人的興趣，不算好文學。能於不失真情之中，帶有美的彩色，纔是好文學哩。那專用古典雕刻的文學，失了文學的功用，不算是美，不算是能通俗的美，只是文人的一種特別「玩意兒」。次就文學的內容方面解答，也有三個要件如下。

第一要真——文學無論純寫主觀的感情或寫客觀的事實，要必是真的，纔算有用可貴。如說毫無證據的鬼話，固不算文學；即說人云亦云的假話，也不算文學。真正的文學，是要確切，要真實，要合於人生的實況，要合於自然的真境。他的內容，不是由於道聽塗說來的，也不是憑空捏造的；是由親切的體驗和

確實的觀察得來的，這樣纔算真文學！

第二要精——什麼叫做精？精是於真實之中，表示得又透澈，又細密，能使人見了得大領悟，得大感動，不是那浮光掠影的糊塗亂說，也不是抄來抄去的「詩云子曰」——這種精的內容，全靠深入的體驗和長久的觀察，湊合得來。

第三要備——什麼叫做備？內容完全，又有緒統，是備的意義。備的文學，能將事實全盤托出，無遺漏，無矛盾，可以使人了解真相。長篇固須如此，短篇也簡截得宜，能將要點題出，這是好文學的究竟。

單簡說一句：文學的形式，要合文法；內容要合論理，並且都要易於通俗。——學的內容易做，看的容易懂，還不失事物的真情。所以文學的趨勢，駢文不得不變為古文，古文不得不變為白話，雖有大力的人，也是阻攔不住的。

二現今中學國文成績的問題

說到現今中學國文成績問題，不是答應不良，就是說不能應用，學生是這樣說，教師也是這樣想。究竟國文成績怎樣不良？不良的原因在什麼地方？以後用什麼方法補救那些毛病？這幾個問

題是我們要急於解決的。

中學生國文不良的所在，大要有幾種如下：

第一形式不是雜亂就是奇僻——雜亂是劣等生常犯的毛病，字與字不相連接，句與句不相貫串，章節也沒有條理，看起來真是令人頭痛。優等生好犯奇僻的毛病，明明是個地字，他偏要寫個塗字；明明是個覺字，他偏要寫個賤字；明明是應該順說，他偏要倒說；明明是要直述，他偏要用個死典；故意弄得牛頭不對馬嘴。他的心理，以為不這樣就現不他的高和博出來，其實弄巧反拙，不能表示真情，只足討厭。

第二內容不是枯澀抄襲就是虛浮籠統——本來是個可以大為發揮的題目，他可想來想去，不能說出一句有理由的話，這是枯澀的病症。心裏枯澀，沒有話說，只好東抄一句，西抄一句，硬湊成篇，劣等生也易犯這個毛病。至於優等生的文章，通常字有幾千，紙有幾頁，拿起來好像是皇皇大文，看下去都是虛浮與題不相干的陳言。論起理來，都是「想當然」，「莫須有」的筆調，有時籠統說是，有時籠統說非，全然不問事實怎樣；這宗武斷的文章，要他做什麼？

中學生的國文糟到這步田地的原因，可就教師和學生兩方面推求，他由於教師的原因就是：

第一教師無文學的濃厚興味。學生學習，固要有興味；教師教授，也要有興味，有興味則教授越發有勁，效果越發大。然而現在教師對於教育有興味的固少，對於教授國文有興味的更少；教師——國文教師為最——的心理，多半把學校當做傳舍，教育當作生活的末路；像這樣毫無興味的教師，那裏能夠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呢！

第二教師無文學的適當見解。文學教師對於文學有見解的就少，有適當見解的更少；他們多半開口是古文，閉口也是古文，總要近古、古奧、古雅、古典。究竟古文是什麼？文學的內包與古文同一麼？無論何種學校都要教古文，學古文麼？文學何以必
要近古、古奧、古雅、古典呢？這些問題，很難得幾個明白的解答；就令有些，也不過是擬古主義的文藝教育，那裏合於當今社會的需要？

第三教師無文學的完全能力。文學是一種藝術，充當文學教師的，要有這種藝術的完全能力，纔能教授學生。然而現在的文

學教師，有的只曉得詩詞，有的只曉得論說，有的只曉得記敘；又有的只曉得古文，有的只曉得白話文。我們自問這樣的教師，還能怪學生的成績不良麼？我自己真是慚愧不得了，只有以後自行贖罪罷！

第四教師無文學的適宜教法。我國中學的教師，原來不大講究教法，國文教師更甚。他們心中幾乎說講文，就是他們自己口裏說，做文就是學生自己手裏寫。他們講的，只是古文觀止，古文筆法百篇，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東西。學生做的，只是由人胡說的史論，和代聖人立言的經義。若照教育部審定的課本講，又出幾個時事題，那就是能手了，個個人稱贊他。同他講教法，總是不聽，頂好的不過口是心非。唉！這樣可以使學生自然長進麼？——這只就我在湖北看見的說，以外或有用好法子的，很望他發表出來討論。

再從學生方面推究國文不良的原因，就是：
第一學生功課繁雜。學生在校的功課有十多種，最難的就是英文和數學，英文要天天問答，數學要次次演題；天資高的，也只能勉強應付；低的就不得了了。然而教師要當堂試驗，無法偷

懶；只有把別的功課丟開專門讀英文習數學，好像是英算專修學校，那裏還有工夫學國文呢？況且國文本來也極其繁雜，沒有方法系統；講讀的多半是古文，既難領會，又難應用；那有興味去學他？所以當上國文的時候，不是私看他書，就「心猿意馬」，不知在那裏；等到下堂，又把課本丟在「九霄雲外」，再不肯做那種吃力不討好的事了。

第二學生學習懶等。中學生的程度最不齊一，有的是私塾來的；有的曾經住過小學，他們同學一種國文，實在有許多懶等；加以中學生實不配學古文，也不必學古文；却要學古文以為越古越好，其實越好越學不到，只是空學！這也是國文成績不能應用的大原因。

第三學生心理漠視。學生心理以為住學校是專學科學的。只有英文數學最要緊，國文可以忽略。所以沒有把國文當一個事，把國文先生當一個人；國文先生也多半是混錢點，因此越發敷衍了事了，人家說「國文先生是最好說話的」，這固然是國文先生不對，也可見一般學生漠視國文，風氣一壞，雖有力謀整頓的，很難一時挽回哩！

照上說來：難怪國文成績不良以後補救的方法。依我現在的意見，大約要從三方面着想。茲略舉如下：

第一就學生方面說要留意二事。

1. 打破盲好古文的虛榮和謬見。由淺近處着手，隨得應用的能力，絕不做那「有名無實」勞而無功的事。

2. 除去漠視國文和國文先生的惡習。不知國文，則科學的功用減少；留心國文，要和科學一樣。沒有國文先生，就不易學得國文；對待國文先生，要同科學先生一樣。

第二就學校方面說要留意二事。

1. 減少功課分量，使學生有餘暇得以溫習各種功課，並自由討究；不可逼他單獨注重英文數學，把國文丟了。

2. 聘請專任教員，以表明鄭重的意思。現在辦學校的人，都以為國文教師比請科學教師容易，教授國文也比教授科學容易，其實大錯！教授科學和當科學教師固難，國文更難；教材浩繁，一椿難；教法沒有成規，二椿難；教科沒有善本，三椿難；改文板滯危險，四椿難；事務重，又橫遭輕蔑，侮辱人格，減少薪水，不能維持生計，五椿難。像這樣難的事，不是專門聘

請，那個願幹？又那個能幹呢？

第三就教師方面說也要留意二事。

1. 切實研究，纔能有大進益，足以指導學生。然而我國教師最缺乏研究心，國文教師更甚。教授數十年，總是一個老見解，——古文好——總是一個老法子；——注入式——心裏糊糊塗塗，外面還要自大，絕不詳加研究，精益求精。唉！這樣腐舊閉塞，籠統的人，恐怕要算國文教師為最多咧！到了現在教育革新的時代，還可以不切實研究嗎？
2. 改良教法，使學生樂於研究國文，易於應用，這是很重要的補救方法，所以特將近來研究的結果，分論後面。

三中學國文要旨的問題。

中學的國文要旨，應該怎樣？應該照中學的地位和中學生的程度，定他要怎樣的國文，和能怎樣的國文。換句話說，他的目的究竟應該怎樣？因便於說明起見，可以分為兩格：

第一中學國文教授的主目的，他的主目的，又可分為三格：

1. 要能說普通言語——國語語言一道，為我們日常急需，不可少的。所以中學生必要能說普通語言，纔能應用。然而現在

中學的國文問題

中學多半忽略語法，以為能做文章，就是國文的惟一目的，有意而不能直接用口道出，不足為病；那就完全錯了。且待末節再為詳說語言的重要。

2. 要能看現代應用文和略解粗淺美術文——中學生的地位，只要看了現代應用文，能夠了解他的意思就有了；那純屬於專門的駢文和古文，可以不必問哩。中學生又要能看點美術文，——詩歌——涵養性情，兼啟發文學上的興趣。但中學是普通教育，不是文學專科，所以只能略解粗淺的，就足了。
3. 要能做現代的應用文——白話文和淺近文，中學生見了什麼事，有了什麼意思，就能用現代應用文發表出來，這是國文教授重要的目的，是人人曉得的。不過要做古文呢？要做淺近文呢？要做白話文呢？在近今文學革命時代，這是一個大爭案。我以為古文是古文專家必要的，不是普通中學生所要的；是古文專家難能的，不是普通中學生能學的。中學生不是個個要做古文專家，也不是個個能做古文專家；所以在不是文學專科的中學，切不可學什麼古文。至於淺近文，雖比古文略為通行，却不及白話文的應用能力；白話文

直用語言寫出，比把意思翻成淺近文的，很覺真實些，完全些，容易些，這是白話文的三大長處，好像淺近文與古文比一樣。所以中學生頂好完全學白話文，不過淺近文在現在還有一部分勢力，——升學和別的需要——不得不兼學淺近文呢。升學現也有可用白話文的。

第二中學國文教授的副目的，他的副目的有二：

1. 要啓發思想，鍛鍊心力。中學生的思想，原來簡單，要藉國文來啓發；心力也本薄弱，要藉國文來鍛鍊，與別的科學共同養成他們運用事物的本領。所以在國文教授中應該注意促進學生的思考力、觀察力、批評力、研究力等，使他們得到求學和作事的無上工具，這是形式主義的好處。那教學生死讀和先生死講的，弄得學生思想閉塞，心力遲鈍，就是沒有留心於此啊！

2. 要了解 and 應付人生和自然。修身、歷史、法制、經濟等科，是使學生了解和應付人生的；物理、化學、生物等，是使學生了解和應付自然的；地理是供給學生人生與自然相關的知識；國文教授，也是幫助這些科學，使學生對於人生和自然了

解的程度加深，應付的能力加大。如果國文是一些不關痛癢的材料，或雖相關，而非學生所急需的，那就難以引起興趣，使他們得極大的益處了。

這篇文章，是我去年陰歷年假在家做的，以後還有三章，是關於國文教授的具體意見，因太長了，一期不能登完，請讀者原諒！登完以後，還望讀者嚴加批評，以求早日共同解決中學的國文問題，那不但是我的幸事，也是全國青年的幸事了！

九、五、十六、武昌。

學生運動的根本研究

惲震

我做這一篇文字的意思，是要對於外界解剖學生運動的真相，並且要對於學生聯合會發表一種重要的觀察心得。我自信這篇文字含有十二分的虛心和誠意，絲毫不羈雜感情。又因為我是始終參與學生運動的一個內部職員，所以所說的不至陷於捏造虛測，也許些微有點價值，希望閱者耐心讀完我這篇文章。

(一) 學生聯合會的成立與宗旨

學生聯合會可以說是因為政治的不良而起。他的根本成立原因在於此，而他的根本錯誤也在於此。原先學生是不談政治的，譬如關在書房裏讀書的小少爺從不干與家政。即使有一部分有志青年關心時局，也不過和幾個同志慷慨激昂的歎息痛恨了一回，勸勵將來幾句就罷，從沒有集多數同學討論時事，對着全體國民發表公意。到了去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學生突然發生了那爭外交的示威運動，好似一聲獅子大吼，把一時觀聽都匯集在一點，說不出的大家贊歎驚慕愛敬。上海學生雖然大部分對於政治問題缺少研究的興味，然而受到這種興奮劑，自然大多數都起了勁來開會討論。第一步想打個電報就算了，第二步想這種事體來日正長，應當組織一個永久的會去辦事。於是上海學生聯合會才應運而生。這個會是否出於全體的需要，我不敢說；我只能說是少數頭腦較清的人所需要，那大多數學生就這麼不假思索的贊成了。所以學生會的成立，有兩點應得注意：(一)發源於政治問題；(二)不是全體的需要。這兩點實在是根本上的缺點，要補滿這缺憾，使他根本上鞏固，

學生運動的根本研究

只有把政治問題擴大到社會問題上去用全力去做實那「學生聯合」四個大字，使少數人的需要逐漸變成多數人的需要。然而我們一直沒有理會到這裏，一年以來，死力的專釘在政治外交一方面，竟造成現在這一次的失敗，學生聯合會依舊還是少數人的學生聯合會。(理由詳後)

照現在上海學生聯合會的章程上面說，「本會以研究學術，改良社會，促進民治，擁護國權為宗旨。」這四句話，看似平行，其實研究學術改良社會不過是敷衍門面的話，促進民治也是陪客，最注意的一點却在擁護國權上。我不是說擁護國權四個字不足以為宗旨，我說學生聯合會的宗旨不應當限於這一點上。擁護國權，促進民治，都是國民的天職，不必學生會來引為己有；研究學術，在名聲上很好聽，不過這麼大的學生聯合會，程度參差不齊，那裏能夠研究什麼學術。改良社會，誠然不錯，只是這四個字還嫌空泛。宗旨雖則是一紙空文，究竟是一個團體命意之所在；宗旨不着實，那會務更從何說起。我記得學生日刊初次出版時候，瞿宣穎君說學生聯合會所負的使命不僅僅在喚起國民的愛國心實在還要自造根本推翻一切舊制度，惡習慣，建造一

個少年新民國。明白些講，就是我們要自身互相聯合。做種種改造自身的事業，再同時溝通社會與學校的阻礙，使學生能盡力服務社會，在各方面（包含政治在內）做改造的發展。這才是我們應具的宗旨。

(一) 學生內部的情形

起初社會上對於學生內部有個誤會，他們以為舉世皆濁，惟有學生會是個純潔堅固的團體，將來是國家的主人翁，所以信任他到十二分。後來漸漸不滿意於學生的行動了，再過些時候，竟有人說學生會受了安福部國民黨研究系的賄賂，一會兒一百萬，一會兒五十萬。這種毀謗，固然失實先前的恭維，其實也是過當。我們觀察學生內部，應當用分析的眼光，把他當做一件極複雜的東西看待。我也承認學生是比較的純潔些，我也承認學生是將來的社會中堅，不過不是這樣一句話說完就了。學生譬如是一株發芽的小樹，小樹之中有強固的，嫩弱的，有未發芽的，已發芽的；天下小樹的不同，正如學生程度性質的不同。即就一株而論，非但各個學生意見不相同，能力程度也不相同。他們又沒有受過團體的訓練，不過受了一時感情衝動，才結合起來；感情衰薄

了，團體自然也解散了。職員是全體中的少數，他們看着大多數的不中用，只得自己做自己的事，丟開大眾不管，實行那賢人政治。大多數人雖則意志不堅強，判斷力缺少，然而看着那班職員一天忙到晚，心裏也有些嫌棄。於是職員自職員，會員自會員，各走各的路，愈趨愈遠。會費照章程是每人每學期大洋五角，大家繳了會費，總會用來打電報辦日刊，時時還有經濟恐慌的時代，東借西挪。衆人覺得繳了這麼大的會費，對於自己絲毫沒有切身關係，自然漸漸不情願再繳了。除了罷課時候，分會和總會簡直沒有接觸的機遇。所以我常常聽見有極別致的疑問說：『究竟為什麼要有學生聯合會？』與『學生聯合會所在那裏？』我們聽了這種話，不必罵他們荒謬沒有腦子，應當先問問我們自己，做錯了什麼地方。

(二) 去年的兩次罷課

有人嘲笑學生聯合會說：『他尋常和學生沒有關係，要有關係，除非罷課。』這句話可以算得嘲笑到十二分。其實也不能一概而論，第一次的罷課非但把學生界的空氣大大換了副面目，并且同時引起各界的同情。那時候以前，學生從沒有對公衆發過

意見自從這一次之後，大家才曉得學生不是專門讀死書，與社會政治斷絕一切關係的。換一句話說，學生罷課就是溝通學校與社會的第一步。我們出來說話，不能不借政治問題開首，既然第一仗打勝了，就應該從政治上擴大開去，就着學生所有的能力做，才是道理。第二次罷課，因為福建問題緊急，要引起國人的注意，所以罷了課遊行演講。這時候理由已經不很充足，罷課是一種對人不滿意的表示，演講發傳單何必定要罷課。不過這種短期停課，於功課上既不十分妨害，於學生內部也還不至暴露出他幼稚的情形。所以第二次的罷課，結果倒算還好。但是學生會大改方針，只管少數人猛力的向政治方面走，把大多數的同學却留在後面。有一部分人心裏還想，學生聯合會的目的是救國，我們照這條路做去，終不會錯；豈知救國是國民的義務，並不是一種固定的目標，我們做事，也應當度量了學生的內部能力共同去做，那賢人政治終不是長久的辦法。

(四) 今後不宜再有罷課事實的發現

現在學生開口就是愛國，講到愛國就是羣衆運動，講到羣衆運動的辦法第一件就是罷課。這個實在是大大的心理錯誤，應當

學生運動的根本研究

趕快糾正。民國日報裏無射君曾經做過一篇「罷課的研究」，他以為罷課有三個目的：(一)力爭外交，(二)推翻黑暗勢力，(三)文化運動。我以為他的話是擬於不倫。罷課是不是能把外交力爭轉來？第一次的罷課，固然把德約拒簽了，難道以後爭外交的方法，一定要用罷課嗎？罷課和罷工是同一性質，工人罷工可以直接使資本家受影響，學生罷課有誰來理會。講到推翻黑暗勢力，那就是說羣衆運動了。羣衆運動的別名就是革命。我固然承認現在絕對有政治革命的必要，不過假使真的要有大革命，小小學生罷課決不是有力量的導線。不要說罷課不中用，就是那班無智識的工人罷工都不見得有直接影響。果然一天有了機會爆裂出來，迅雷不及掩耳，說一聲來就來了，那裏有功夫讓你這班懦弱書生來從容不迫的宣告罷課。第三層說文化運動更沒有充足的理由。罷了課去講文化運動，已經是件可笑的事情，罷了課去教一般不能自治的同學看戲頑耍，更是件可以痛哭的事情！

外面人贊助學生，毀罵學生，其實都不明白學生內部的情形。學生罷了課，所能做的事情實在有限，最多出去演講幾句，而能演

講的人僅僅不過百分之十幾。演講不到三天，話也講完了，心也灰冷了。這還是說那班能做事的人，不做事的簡直老着臉皮在學堂裏睡覺吃喝。尋常每次罷課學校裏都設有糾察部，其實也還是一種強迫的辦法，顯出學生並無自動能力。再有一種困難，有許多學生，家計非常窘迫，借了錢出來讀書，忽然一聲沒來由的一律罷課，有時還要無期的罷下去，或者連學校也停辦了，同時却把犧牲決心的尊號裝在頂上，那才真是強人所難，說不出的苦哩。

總之，以後的罷課既不是有力的表示，也不是有益的办法，在根本不能成立。

(五)最近一次罷課的失敗

最近一次罷課，已經完全失敗，無可諱言。我們到這時候，再不肯承認失敗，實在是強辯了。當初發動的情形，恐怕有許多人不得，待我稍為敘述一下。照章程，全國學生聯合會每年召集一次評議會；這一次，有六處學生會要求理事，在春假內召集一個特別評議會。開會時候到者居然有二十處代表。他們這一班人，老遠的跑來上海，似乎不好意思不議出些事來。當時就有廣西

代表提議，限期通牒北廷，過期不復，全國罷課。京津代表附議。這一個議案，完全是幾位代表心裏定出來的，並沒有辦法和把握。評議會議決，理事長奉行，行文到上海學生聯合會，也不問上海學生究竟什麼意思，只說總會的通告不可不遵，就不分皂白的照單行事。行文到各校分會，也是依樣畫葫蘆，說不必討論；如果討論出反對的意思來，那就是反抗總會，破壞大局。所以這罷課的議案，就草草的通過，堂皇的實現出來。京津一方面，起先因為有幾個代表，上海學生會開「意見，弄得好像學生中也有南北分家，不肯和上海一致行動。後來被總會催急了，又看見上海罷課已經一星期，沒說法只得也發個宣言跟着罷課。其餘各地，如長江一帶口岸的學生，接到總會的通告就罷課；內地各處，聽得上海罷課了，不問青紅皂白，也不曉得什麼總會，只藉口響應上海，零零落落的罷課起來。總之這一次的罷課，且不問對與不對，最顯明的色彩是從上面行下來的，不是從下面做上去的；全國學生並沒有這個意思，總會的通告却發了下來，就像皇帝的聖旨一樣，不由你不服從。

我不贊成罷課的理由，上面已經說過。有人說，這次罷課的失敗，

全因爲時機不準，政府已經不打算直接交涉，外交並不吃緊，我們爲什麼要罷課。我不以此意爲然。北廷之不成其爲政府，不從今天起頭，外交也天天在那裏吃緊，如果學生有能力有辦法，隨便那一天都可以發動。可惜學生會既是一個空洞的機關，罷課又不是個辦法，無論什麼好的時機來都不中用的。

自從這次罷課消息一傳開來，一部分學生趁此回家享福，看戲，頑耍；商界聽見了繃緊眉頭，表示不滿意；軍警長官聽見了，立刻打電報，出告示，宣佈戒嚴令。至於教職員一方面，各校都差不多，向來不贊成學生的運動，一得到這消息，自然又起了恐慌，有的發信警告各家屬，有的強迫學生出校；罷課後辦法還沒有議定，學校在根本却已經發生動搖。即使有明白的教職員，也只說上次罷課有理，這次沒有理。罷課了一星期，上海還絲毫沒有動靜；更有些同學問我，究竟這次罷課是爲什麼。又過了一二天，才有南市的學生和軍警衝突，許多人受了傷。我們對於那些受傷的同學，自然極表同情，不過這種盲目的犧牲，我也不肯胡亂讚美幾句就是了。第一先要問那些受傷的人，是否認定這次運動是對的，還是附和大眾，偶然受傷。第二應該要曉得，諸位受了傷的

學生運動的根本研究

固然沒有說法，學生那一個沒有家屬，那一家父母不憐愛他們的子女，肯忍心去教他們子女去冒那無結果的險嗎？以後學生家屬，無論新舊，都要對於學生事業有些寒心，這是誰造的罪惡？我們空談犧牲奮鬥，是不中用；能犧牲而沒有辦法，也不中用；自己犧牲而要強迫沒有能力的同去犧牲，非但不中用，並且不應該。

最後上海護軍使和警察應下了特別戒嚴令，少數學生的運動已完全停止，各校零零落落的上課，同時弄得聲名狼藉，商人怨聲載道。雖然南市商店也曾罷市過半天，然而也是出於強迫，有的并且門關了還不明白學生究竟爲什麼這樣霸道。學商兩界的感情，已經完全破裂。其餘各界在初存留的些須同情，也一掃而盡。這次罷課的結果，盡於如此。

(六) 公開的團體與秘密的團體

我現在要擲空的議論一下請閱者注意些，因爲這問題太重大太複雜，不得不多費些筆墨。我說凡是團體組織，可以分成兩種，一公開的團體和秘密的團體。團體說做公開，就是其中會員沒有嚴格的限定，只消有個普遍寬泛的宗旨。譬如農人聯合會。工

人聯合會，商人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凡是農人、工人、商人、教職員，都可以進他們自己職業根據的聯合會。小而言之，銅匠有銅匠會，木匠有木匠會，都是公開的團體。他們雖然職業相同，然而各有各的意見，各有各的程度不同，急進的，緩進的，明白的，糊塗的，勇敢的，怯懦的，正是一千個人，有九百九十幾條心不同。聚了這許多意見程度不一致的人在一起，而能夠保存團體不發生破裂，這是什麼原故呢？那原故就在團體是公開，宗旨只在增進共同幸福，人人可以同意，試驗不出意見程度的參差。他們無論何時何地，不帶秘密性質，不帶破壞性質。即使有眼光的人認定，破壞雖則擾亂暫時安甯，而能造成永久的樂利，那公開團體決不親自動手去做破壞事業。團體中儘管有急進的人另去幹當秘密，而在團體自身絲毫不發生關係。至於秘密團體的性質便大不相同，他的會員不消說不限定職業，多可到三百萬人，少可到三個人。他們會員非但要有一個共同固定的目的，並且手段意見程度都要相同。假使所取的目的手段都相同，自然多得益，三百萬人最好；假使尋不到這樣同志，就是三個人也好。他們在秘密團體裏做事，同時也可以進公開的團體，並不發生衝突。

他們的所以不在公開團體裏主張實行破壞的事業，就因為人多了意見各別，程度不同，不必勉強別人去做自己所要做的事。明知這件事是大家應當去做，明知去做了可以得到永久的樂利，然而決不可以用公開團體去做，只得自己招集意見程度相合的人去做。

假使誤用公開團體來實行秘密團體的事業，就是勉強，結果一定失敗。現在學生聯合會是一個公開的團體，發動革命是秘密的事業，要學生聯合會去發動革命，就是勉強，所以結果一定失敗。

(七) 勉強果能成事耶？

學生聯合會自認為一個實行救國的團體，更認定要救今日的國必定先有羣衆運動。這種話我是絕對贊成，不過學生聯合會的職員，不應當在會中有這種主張。學生舉職員，是要他們代表和執行公意，不是請他們來製造公意的。現在學生自身的狀況是怎麼樣？有人怪學生程度不齊，我說學生本是個複雜的東西，程度永遠不會齊。學生會職員也許說得到做得到，不過不能因為自己這樣，就斷定其餘的人都能這樣。假使勉強教大衆跟着

自己，這危險就不堪設想。在起初的時候，只要一兩個人慷慨陳辭的演說一番，大家都很容易鼓起一時的勇氣，不問什麼，直朝前走。到了半路上，那陣酒性似的勇氣退了下來，各人想到家庭的困難，家人的盼望，都不由自主的一個一個溜出隊伍。那時候亂子已經鬧得不大不小，人却走得個七零八落，沒有結束，草草終場。團體的名譽也掃地而盡。

有人說，大凡一種破壞運動，總不能取決於大眾，一定是少數人做出來，多數人附和上去。我說誠然不錯，不過這少數人仍舊指着秘密團體的全數而言，決不是一團公共團體中的少數職員。又有人說，失敗為成功之母，這一次失敗，又何妨第二次再來。我說這失敗仍舊只可以指秘密的團體。秘密團體失敗了，大家並不很注意，只稱讚幾聲志士便罷，第二批秘密團體又可以捲土重來。譬如意大利瑪志尼的「燒灰黨」就是個榜樣。現在學生聯合會情形完全不同，全國學生不下幾十萬，幾個職員的一舉一動，要直接影響到幾十萬的青年學生身上。一次失掉名譽和感情，我們不能第二次換個名目重來做事。這種事關係何等重大，豈可以由少數人來勉強大眾。

學生運動的根本研究

(八)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動搖

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是在去年夏間。當初我們創立了上海學生聯合會，就想到在這亂糟糟的中國，最好有全國學生的大組織，做個中流砥柱。恰好那時北京同學代表到上海來，也有這個意思，就費盡心思的合力經營草創。在今日想來，不禁又有些懊悔起來，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這件事又犯了那勉強的毛病。各地學生，自身並沒有組織堅固，更沒有覺悟到組織總會的必要。所以這全國聯合會，仍舊是少數人的產物，並不是全體學生的結晶品。

現在既然有了這個大會，我們自然應當竭力促進他的能力，鼓吹他的需要。不過現在已經發現了一個大缺憾，就是一切議案不是嫌太空泛，就嫌不能代表公意。這麼一個大會，要議出一件事來，放諸四海而準，本來是做不到的事。至於講到代表不能代表公意，就有兩種問題，一是制度的不密，二是人格的不健全。人格怎麼健全，不必討論，這是關於個人的。制度不良，可以用方法去彌補。做代表的，應當把一地的學生公意放在心裏，說話就拿這意思做標準。如有特別重大事件發生，代表不許武斷，應當徵

取自己所代表的會裏意見，免得少數人的專橫和議案的不能實行。評議部萬萬不能多開，最多一年一次。評議員更不可以代表自居，擺足架子，應當努力聯絡感情，報告狀況，交換意見，使各地學生互相了解，情誼致睦，大家明白好處在那裏，壞處在那裏，改過從善。照現在的情形，各地代表一件都沒有做到，有些無聊的人，還要看梅爾芳，逛大世界，整日兒昏天黑地。制度不良，人格不健全，兩者之中，恐怕都有難免。總而言之，全國學生會是個空洞的機關，基本上已經不穩固了。

(九)上海學生評議部的改造

我方才講各地學生組織還未鞏固，我且先講自己上海的評議部怎樣。現在評議部最大的錯誤，就在自重太過。他們一舉一動，都拿美國議院來比喻，自己就好像國會議員。人家說他們不尊重各分會的意思，他們反而問，江蘇國會議員是否要事事回來問江蘇人的公意。他們的錯，就在這一點。第一，國家和學生會不能相比做，各有各的特別處。第二代議制本來是權不得已的事情。江蘇議員要回來開國民大會徵求公意，是做不到的；假使做得到，他們自然情願，并且應該。現在學生每校不過幾百個人，或

者幾十個人要開個會表決一件事，是何等容易的事。做本校評議員的，應當以本校公意為意思，派出去的評議員，應當以本校評議部意思為意思。固然不必一件極瑣屑的事也來大會表決，然而一切重大的事不能不經過這麻煩的手續。評議部本無尊嚴，評議員本無價值，價值和尊嚴就在「能代表公意」上。我們並不希望有許多出頭地的領袖評議員，只希望有個能實現有實力的公意。我們可以不用代議制最好，我們正盼望個人能直接議事。評議員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最能盡職的評議員只是個留聲機器，把公意一一傳出，不差毫髮。

以上是評議員的自身改造，我更要提出評議部組織的改造。現在評議部裏面，每分會派一個評議員出席，不論學校的大小。這就是大大的流弊。譬如一個大的學校，有八百個學生，所出會費有四百元；另外一個小的學校，有三十個學生，所出會費只得十五元，而在評議部裏的表決權，大家同是一個。這是權利義務的不平均，再更有事實上還能發生危險。大的學堂，一個人要代表幾百人，小的學堂，一個人只代表幾十人；大學堂少而小學堂多，所以在評議部裏小的學堂常占多數。實在攷察起來，却是把多數

的會員去服從少數。這豈是不是個大危險嗎？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以後評議員派出之多少應當依他本學堂人數而定。我暫時擬定一個辦法：

一個學校學生在二百人以下者，派評議員一人；

一個學校學生在二百人以上五百人以下者，派評議員二人；

一個學校學生在五百人以上者，派評議員三人。

上海學校裏學生人數沒有上一千的，所以我限定評議員至多派三人。

(十)學生聯合會方針改變的希望

經過此番失敗，學生又受到各方面的規勸。有的說學生應當耐心忍受，乘機再發；有的說學生應當聯絡工人，做向下的工夫；有的說學生還是悉心讀書，將來報國不晚。我都不以他們爲然。學生求學，既不是關了門專講死讀書，也不是整天的跑來跑去喊救國。我們設立這學生聯合會，宗旨正在兩件大事：

(甲)發展學生的本身，

(乙)溝通學校和社會。

學生運動的根本研究

這第一件事裏所包括的，就有：(A)聯絡各校同學的感情，(B)研究解決各種關於學校改良的問題，(C)聯絡各校校長教職員，使他們表同情於我們協力進行，(D)養成良好的公共習慣，廢除不正當的娛樂和奢侈，而以正當有益的娛樂來替代，(E)多設學術演講會，和研究時局世界大勢的小聚集，使人人有正確的批評觀念，及研究政治問題的興味。

這第二件事裏所包括的，就有：(A)儲蓄金錢，去多辦工人農人的義務學校；實行服務社會，(B)多設立童子軍隊，去救助公衆的急難，(C)時常去加入公共的大集會，或慈善的事業，表現學生的精神，引起各界的稱譽，(D)酌量組織國民常識演講團，定期出發，多加預備，不必專談什麼愛國亡國去激勵，只要造成他們聽講的興味和需要就好。

第一件事做了，學生就可以對於聯合會發生一種需要的觀念；第二件事做了，外界就對於全體學生起一種同情的心思。兩件事做到有些眉目，學生聯合會的根基，才可以算穩固，不至於破滅。兩者之中，第一件尤居重要。

詳細的節目，一時也講不盡；只要方針拿定，一步一步做出總不

會錯。譬如要聯絡感情，應當每年開一次大游藝會，幾次的運動會，辯論會，要進行得沒有障礙，一定要竭力聯絡各校校長，請他們做顧問，互相贊助。要禁止同學不去狎邪看戲逛遊藝場，一定要建設聯合會的會址，開辦一個大俱樂部。學生新陳代謝，是個永久不斷的東西，聯合會也應當向遠大處着想，不可以專講暫時怎麼樣。學生會是個複雜不一致的公開團體，職員應當以全體之心為心，不可以專講我們幾個人怎麼樣。再有一層要注意的，是一向學生會裏國界觀念太深，我們此後所處的是什麼世界，愛國之上，愛人豈不更是要緊，所以以後不要把國界的色彩看得太濃了。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覆黃日葵兄一封長信——

田漢

日葵剛接了你的信，又喜又恨，你好久不回我的信，今日纔好容易得了一封，我一看，很有情致，記得某女士日前過東赴美，她曾說：她聽過康白情說，你是他的「女性的男朋友」，看了你的自

然描寫，不覺聯想起來，旅行回來後，幾星期書堆裏的苦悶，和物交界的繁惱，因之得了「一個解脫，感一種慰安。哩！日葵你以紫隴自命，我看你倒像湘雲 Utanushiki 湘雲的「手紙」光降。我這「小觀園」小生如何不喜哩！

恨的是甚麼，我從四天前便動手做一篇「Yeats and A.E.」寄給太平洋去，原是一時批評介紹的衝動。原擬兩天便可做完的，一直做到今日，還是閉宗明義章第一一勳筆，不是客來，便是事來了，昨天是我的 Birthday，除上午做了一首詩，下午教了淑妹幾段英文外，簡直鬧了一天，「客樣」有坐到晚上十時才去的。今日正勳筆接下去做，你的信又來了。既要看信，看完又要回信，害了我今日又一「駄目」了。不可恨嗎？

人類是自然的兒子，不過自然有男性的女性的差別，譬如你前次給我的信中所謂：

耳聽着發發的北風，

眼看着滾滾的黃塵。

日慘慘其無色，鈞天似醉，

林漠漠以凄迷，大地欲僵。

這便是男性的自然由這種自然產出來的人物，一定是剛健、樸實的、人物。由他產出來的文學，一定多倫理的、實踐的、文學。在這種自然的底下做人，要忍苦耐勞和自然奮鬥，你却說「當這時候，心已死了一半，還有甚麼愉快」你祇知道向自然的母親要求慰藉，却不知道向自然的父親要求鞭責嗎？但是父親一味嚴格也於小兒心身的發達不好，性格強的便會「作亂犯上」，性格弱的便會「出家當流」，所以又有我們自然的母親撫慰我們，你這封信上說：

桃花的笑臉，剛到適可的程度，

柳眼至此，也不願再閉了；

得意的春風，飄來拂去，

仿佛表示他有獨往獨來

穿簾入閣的榮幸！

這便是女性的自然！我所謂自然的母親了！現在我們都睡在這個母親的懷裏，母親正搖着我們，唱睡兒歌給我們聽哩！去年春間，寫給淑妹信中，有一封是臥在高師贊春園的艸坪裏寫的，中間描寫這種女性的自然，頗有生命，雖說是我們倆的 Love

Letters 之一，也不妨公開的。

今日下了課，我跑到學校事務室前面，一排松樹的後面，的草坪裏坐了，看見景致很好，想要寫信給你，便將口袋中間的鋼筆墨水拿出來，打開 Note Book，扯下一張紙，就援筆蘸墨，臥着寫下去——

上回的信接了，非常歡喜，我把他插在內衣的口袋裏，時時拿出來看，現在紙也摩融了，字也有些弄的不現了，你那信中……我也不必細辯罷！

我此刻心中真是純潔，真是神聖，真是天真爛漫！我不管現在或將來，有人把我怎樣想法，看法，我總自信是這麼一個人！

……
我此刻是睡在艸地上，你看那胡蝶兒飛來了，蝶兒，蝶兒！快去，快去我的漱瑜同，到此地來，認書。

這個坪下是個習射場，今天沒有人來射箭，前面是隔着一條路，便是某家的園林，林亦繁茂，林中間有人正焚着些甚麼，冬來的落木，落葉，那濛濛的，冉冉的白烟，早支配

着蒼林，化成一個夢幻的王國，不一刻，烟漸漸消了，微茫的夢幻欲去，清新的現實又要展開了！習射場的左邊，是學校裏一個花園，花都開的不錯了，所以我此刻所嗅的，是園子裏的花香，所聽的是林子中的鳥語啊。

聽說湖南此次排日風潮也狠激烈，你們女國民，也有甚麼表示嗎？

湖南的生活，想非常的艱難，你現在錢夠用嗎？

啊呀，啊呀！胡蝶兒又雙雙飛來了！

斜對門園裏金黃黃的菊花上，也有一些胡蝶，在那里遊戲哩。胡蝶！我羨煞你，你能任意跑到你那心愛的人兒那里去，去飲她的芳春之釀，不受半點人事的限制……

我暑假預備同五哥回湘一次。

你學校裏功課怎樣？

晏了，要回去了，并且怕下雨，這一向是日本的梅雨期啊。暫且少陪，你好生保養啊。

我錄完這封信時，頂要感謝的，便是當時那雙蝴蝶，因為多謝這多情的信，使替我傳書於今，我的愛人，真能到此地來讀書了！

在這種女性的自然之下所產生的人物，一定是活潑明秀的人，物由這種人物所奏出的文學，一定是優美富麗的文學，以地域言，譬如北歐文學之剛健，南歐文學之婀娜，以時代言，譬如愛德查伯斯朝的莎翁與內亂時代的彌爾敦之比較！

內亂時代的英文學與其前代的文學，全異其趣，試以

Fitz Bethan Age 的 Shakespeare 與內亂時代的 John Milton 相比較，性質迥殊，是不獨此兩人。天秉的才華之差異，因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精神亦異的緣故。莎翁生於國運隆盛如旭日之初昇的時代，吸收生氣發刺的文藝復興之大精神，當時朝野之士，無論其為清教徒，舊教徒，苟為國家安危，同有執戈而起之慨。此時代的作者，其所描寫，當然平等無差別，廣及人事，其眼光所注，大都限於現世之事。反之密爾敦的時代，為爭戰頻紜之世，政治上，有王黨與民黨之軋轢，宗教上有國教派與清教派之反目，查爾士王以九五之尊，消為斷頭台之露，克朗威爾以匹夫之身，起而號令天下，故密爾敦之筆，當然為黨派的，自我的，非敘述清教之心信，即發揮反黨的政見。在

年代上看，沙翁與密爾敦之相距，僅一步耳。因沙翁逝去三年，密爾敦已達八齡。然兩時代的精神界，有全然相反之異分子發生。若以愛德查伯斯朝之文學比之，春野則內亂，時代之文學，有若秋山，非無清香，無匹之秋草，較二月之花，尤紅之紅葉，可以眺觀，顧他方，則悲風蕭瑟，枯葉亂飛，天地之間，不免有凜烈難親之感。

——摘譯 Arden 氏英文學史——

以個人言，譬如少年時代之文章，多熱烈奔放，有春氣，及白髮漸添，多更人事，則不免蕭瑟感，傷有秋氣，即同一少年時代，一年之間，依季節之推移，其為詩文，亦有此感。因藝術是人生之寫影，人生是自然之產兒，自然悲其所不得，不悲，即藝術之情調，亦不得不悲，自然喜其所不得，不喜，即藝術之情調，亦不喜。啊，因將你去年十二月三日給我的信，和今年四月二日給我的對看，不覺有感。寫了這麼一些，你有功夫看嗎？我的梅園舅氏今年正月十七日寫一封長信教訓我和漱瑜，中間有一段說：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你二人本是我所最喜歡的。因此對於你們，希望更切，惟其如此，所以對於你們，疎忽之處，一點不肯放鬆，頗有求全責備之意。若是說不進步的，我便決不說他現值一陽來復之會。草木均有昭蘇萌動之意，你們能得遂其自然的生長，余甚盼望。

日葵！你現處在一時，挑眼欲笑，柳眼初舒的北京，我願你的內部生命和那些昭蘇了萌動的萬物一般的遂其自然的生長。同時望你莫忘記了那天容慘淡，林木淒迷的北京，因為這一種自然固能使你的精神舒展，那一種自然更使你的精神緊張，曾國藩論「兵」謂：

：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其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馳騁，夫溜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覺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

是天然壓迫他的原故。因為天然不可靠，他便靠人事。以人事與天然爭，如何不慘呢？懷必死之志以抗天然，又如何不勝利呢？但北人之弊，正以其能成，致執着現實，而輕視理想。多老人頑固之氣，恰如南人以其好動，每聘其夢想，而忽於現實。有少年浮囂之風，但此僅就大較而言。究之人無分南北，能自修省的，何嘗不可以為動而能成的完人。（如曾國藩南人，而有北人剛毅之操。）人的年紀也無分老少，能時時洗滌的，何嘗不可以為「白髮的少年。」如日本現今的尾崎行雄，以五十餘歲的老人，而列身新人之林，自云他時時洗滌他的腦筋。（白情論漢族的氣質，說他「奴於自然者多，而主以人事者少。」）我也有這種感想，但我們新時代的少年，當視自然如父母，不當與自然爭主。奴聽自然的母親之撫慰，可以促我們動，受自然的父親之督責，可以使我們成。橫豎人類是自然的產兒，父親之向我們作色，也是愛。我們的母親之向我們微笑，也是愛。我們的啊！偉大的自然！我們的父母啊！

Released from the ice are brook and river

By the quickening glance of the gracious Spring.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the colours of hope to the valley o'ing,
And weak o' a Winter himself must shiver,
With 'rawn to the mountains, a crownless King:
Whence, ever retreating, he sends again
Impotent showers of sleet that darken
In bolts across the green o' the plain,
But the sun will permit no white to sparkle!
Everywhere form in development moveth;
He will brighten the world with the tints be loveth,
And, lacking blossoms, blue, yellow, and red,
He takes these gandy people instead.
Turn thee about, and from this height
Back on the town direct thy sight.
Out of the hollow, gloomy gate,
The motley throngs come forth aite:
Each will, the joy of the sun shine board,
To honor the day of the Risen Lord!

They feel, themselves, their resurrection:
From the low, dark rooms, scarce habitable;
From the bonds of Work, from Trades restriction;
From the pressing weight of roof and gable,
From the narrow, crushing streets and alleys;
From the churches' solemn and reverend night,
All come forth to the Cheerful light,
How lively, see! the multitude rallies,
Scattering through gardens and fields remote,
Will over the river, that broadly dallies,
Dances so many a festive boat;
And overladen, nigh to sinking,
The last full wherry takes the stream.
Yonder afar, from the hill-paths blinking,
They clohes are colors that softly gleam,
I hear the noise of the village, even;
Here is the People's proper Heaven;

Here high and low contented see!
Here I am man, dare Man to be!
長流細流都因着芳春的
俊眼脫離了冰雪的羈囚;
谷裏山間帶着希望無邊的新綠,
冬已老夫髦矣,只做個無冠的王爵,
兢兢退隱山陬,他雖然退隱,
却從那高山深處,把不終朝的
暴戾班班的送過。
這油碧的平疇。
但如此江山,還留白物,春陽豈許
創造與努力的,精神瀰淪到處;
他要將世界付與他的,生花妙管,萬彩齊施,
那些地方若沒有着青色,黃色,紅色的羣花,
他便着他一些,的紅男綠女,
試回頭,從這個高丘,
一觀城郭。

你不看見有許多五光十色的人羣，
從那低暗的城門洞里，雖然而來麼？
今天都愛惜日光的歡喜。

同祝耶穌的復活！

他覺得他們自己也和復活了一般；

或從低溼難居的房間，

或從工業商情的束縛，

或從臺與屋頂難堪的壓抑，

或從窄狹輻輳的街頭巷左，

或從教堂裏莊敬尊嚴的夜色中間，

都逃到這活潑潑的光明之所！

看哪，那些民衆奔趨的何等踴躍！

佈滿了各方的田野林園，

又看那一帶滔滔渺渺的河中，

浮許多祝舫遊船；

人裝多了，幾乎沉沒，

這最後的一滿船也徐徐破浪而前。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就從那遠遙遙的山路中間，

也影約望見他們的綉服新裝異常光豔。

我已聽見村人的歡笑誼鬪；

此地真是人民的極樂天；

「此地我也是人類——莫忒爲人類的一員！」

你看，老少妍媸都像一般如願！

這段詩是 Goethe 的 Faust 悲壯劇的第二場 Vor Dem Th-

or (Before the Gate) 中 Faust 偕 Wagner 登場說白的第

一節。描寫春遊之景，躍然於紙上，而且他中間含了許多自然崇

拜，即萬有神教 Pantheism 的神旨。白華他近來於「歌德與泛

神教」與「泛神教與詩人」的研究，很有興味。我曾譯「歌德詩中

的思想」一文供給他的研究材料。想不日可和他的論文一塊

兒發表。你曉得的，泛神論與文藝家的因緣，是由羅曼主義的文

風結的。這種思想，本非常華妙，非常活潑，所以到今日新羅曼主

義的時代，泛神論的價值越發真起來。高起來。不過「舊羅曼主

義之言神祕，徒然誣謬，忘我之境，耽於夢幻空想，全然與現實生

活遊離，而新羅曼主義 Leo-Bonaticism 係曾一度由自然。

主義，受現實之洗禮，閱懷疑之苦悶，陶冶於科學的精神後所發生的文學，其言神祕，不釀於漠然的夢幻之中而發自痛切的懷疑思想，因之對於現實，不徒在舉示他的外狀，而在以直覺 intuition 暗示 Suggestion 象徵 Symbol 的妙用，探出潛在於現實背後的 Something (可以謂之爲真生命，或根本義) 而表現之。』現代愛爾蘭的神祕詩人 A. E. (即 George W. Russell (b.1867)) 的『新世界』 A new world 一詩，最能代表這一個傾向試舉其前後各兩節——

I who had sought afar from earth
The faery land to mee,
Now find content within its girth
And wonder nigh my feet.
To-day nearer love I choose
And seek no distant sphere;
For aureoled by faery dews
The dear brown breasts appear.

.....
And all I thought of heaven before
I find in earth below:
A sunlight in the hidden cove
To dim the noonday glow
And with the earth my heart is glad,
I move as one of old;
With mists of silver I am clad
And bright with burning gold,
吾嘗欲遠離茲世
別尋一個仙鄉，
今始感滿足於人間
而怪仙鄉非遠，即在身旁。
今日吾但求最近的愛
而不求之於遠距離的世界；

因爲親愛的褐色之臉
似爲仙露所蓋

吾前此所認爲天上之物

今一一發見於人間

隱藏之底的光

雖白晝猶避其燦爛

吾心以是而歡喜茲世

吾亦如古賢之藁屨

吾衣銀露之衣

而放燃金之光

你看他何等欣慕理想，同時他又何等譎頌人間。世有人說新羅曼主義的文學，是不執着於現實，而又不離開現實的文學。英國批評家 Arthur Symonds 說：「人人的思想一變，文學的真髓也隨之而變。世界因久忙於物質之考察與調整，因之靈的方面，大告飢荒。現在因爲靈又歸還來了，而新文學因之而起。這種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新文學的意思便是謂眼睛所看得見的世界，已不必爲現實，眼睛所看不到世界，已不必爲夢幻。這真是說的好。真是懂得新羅曼主義的人。所謂新羅曼主義，便是想要從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窺破眼睛看不到的靈的世界，由感覺所能接觸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覺的世界的一種努力。我們對於我們這個本身，和支配我們這個本身的宇宙現象，稍有思想的人，總莫不想求一個徹底的、了解。最初祇覺得宇宙萬彙，各含生命，各有組織，或飛或潛，或動或靜，莫不有理，因時節之變幻，而生的天地之恩威，萬物之愁喜，又莫不有力。如是起人疑惑，使之驚異，生人敬畏，動人欣慕。而舊羅曼主義的汎神論成立，但是他們這種神祕思想，是無自我的、非現實的。其所謂疑惑、驚異、敬畏、欣慕、諸情，都是渺渺茫茫，有類夢幻。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駕青螭兮，騁白螭，吾與重華遊於堯之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

與天帝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

這便是屈子對於神祕的世界，一種渺渺茫茫，莫名其妙的欣慕。

之。情。惟。其。他。失。意。於。現。實。最。深，所。以。他。欣。慕。神。秘。更。切。後。來。入。了。自。然。主。義。的。時。代，科。學。萬。能，前。所。認。爲。不。可。知。者，今。則。由。研。究。的。客。觀。的。知。識。的。科。學。觀。察。努。力。的。爲。之。解。釋。如。是。青。天。白。日。之。下，百。鬼。潛。形。所。以。原。始。的。神。祕。主。義，與。極。端。的。自。然。主。義。是。不。能。兩。立。的。但。科。學。雖。不。見。得。會。破。產，Bakelite 也。不。見。得。會。真。能。Alight 因。爲。他。總。祇。能。說。出。一。個。當。然。而。不。能。說。所。以。然。德。國。某。學。者。所。作『世界之七不可思議』就是打消科學出能大鐵鏈同時也是新羅曼思想發生的好刺戟罷。我以為原始的羅曼主義重直覺，重主觀，重情緒，有類女性極端的自然主義，重研究，重客觀，重知識，有類男性新羅曼主義者所取由肉的世界，窺破靈的世界，由剎那頃看出永劫，即『求真理』的手段，謂與重研究，重直覺，與重客觀，重主觀，重知識，重情緒，照此看來，可知新羅曼主義是直接由舊羅曼主義的母胎產下來的，而他『求真理』的着眼點不在天國，而在地上；不在夢鄉，而在現實，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譬如把上面所引A.E.的詩和屈子的詩一比就知道了。然則新羅曼主義又是直接受過自然主義的庭訓的。合而言之，新羅曼主義是以羅曼主義爲母，自然主義爲父。

所。產。生。的。甯。馨。兒。啊！又。舊。羅。曼。主。義。與。新。羅。曼。主。義。的。色。彩。不。同。的。地。方，還。有。一。點，就。是。前。者。像。猛。火。一。般。的。熱。烈，後。者。像。止。水。一。般。的。明。靜，就。英。文。學。講，前。者。以。擺。崙。主。義。Byronism 爲。代。表，後。者。以。易。慈。三。義。Yeatsism 爲。代。表。今。試。把。擺。崙。的『別。雅。典。女。郎』Maid of Athens, Ere we Part 和。易。慈。的『白。鳥。之。歌』the white Bird 兩。詩。寫。出。你。看。兩。詩。通。是。向。他。的。愛。人。說。的。而。他。兩。人。所。歌。出。的。心。境。何。等。殊。異。你。先。看。擺。崙。的，

Maid of Athens, ere we part,

Give! Oh give me back my heart!

Or, Since that has left my breast,

Keep it now, and take the rest!

Hear my vow before my go,

Zavn moy, eas away.

.....

Maid of Athens! I am gone!

Think of me, Sweet! when alone,

Though I fly to Istanbul,

Athens holds my heart and soul:

Can I cease to love thee? No!

Zwiri moy, eas arānw

天天雅與女去去傷離別，
這儂肺與肝爲君久摧折！
薰修始自今更締同心結！
臨行進一辭「吾生誓相悅」

天天雅與女儂去形影滅！
會當寂聊時相念母中絕！
儂身不可留馳驅向突厥，
魂魄持贈君永與柔腸結！
此情無窮期「吾生誓相悅」

依故曼殊大師譯

日裏你祇要把最後一節高聲讀一下，「雅與的女郎啊我是去。」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了：你一個。人。閒。居。的。時。節，好。孩。子。你。想。想。我。我。雖。說。會。跑。到。依。斯
坦。堡。去，我。的。心。腸。我。的。靈。魂，都。依。然。留。在。雅。與。我。能。停。住。不。愛。你
嗎？不。能。我。這。一。生。發。誓。愛。你。你。看。這。憤。時。嫉。俗。的。惡。魔。詩。人，
Satanic Poet 「愛。人。家。國。功。成。不。居。」的。勇。士，不。是。肉。跡。血。沸
的。如。在。目。前。嗎？現。在。帶。着。寫。實。主。義。假。面。具，而。爲。二。十。世。紀。意。大
利。的。擺。論。的，便。是。達。龍。爵。D'Annunzio。你。看。他。們。倆。地。位。同
一。高。華。詩。文。同。一。絢。爛。心。氣。同。一。熱。烈。思。想。同。一。渺。茫。現。在。達。龍
爵。又。舉。起。擺。倫。援。希。臘。獨。立。的。故。事，他。也。帶。兵。援。阜。姆。獨。立。哩！早
幾。天。報。上，不。是。載。他。向。聯。合。各。國。發。宣。言。書，要。求。阜。姆。建。獨。立。國
否。則。死。守。阜。姆。嗎？此。事。暫。且。擱。起，再。看。易。慈。的。詩——

I would that we were, my beloved, white birds
on the foam of the Sea!

We tire of the flame of the meteor, before it
can fade and flee;

And the flame of the blue star of twilight,
hung low on the rim of the sky,

Has awaked in our hearts, my beloved, a sad—

ness that may not die

A weariness comes from those dreamers, dew
dabbled, the lily and rose;

Ah, dream not of them, my beloved, the flame
of the meteor that goes,

Or the flame of the blue star that tingers hung
low in the fall of the dew:

For I would we were changed to white birds
on the wandering foam: I and you!

I am hunted by numberless islands, and
many a Danaan shore,

where time would surely forget us, and Sor-
row come near us no more;

Soon far from the rose and the lily, and fret
of the flames would we be,

Were we only white birds, my, beloved, I'moyad
out on the foam of the sea!

愛人。啲！願。我。們。化。作。一。雙。白。鳥。

浮。遊。於。海。上。的。晴。波！

我。厭。倦。這。流。星。之。燄。

早。給。我。消。沉。遁。匿。如。何！

真。昏。昏。時。候。青。星。之。燄。

似。懸。於。霄。漢。之。邊，

愛人。啲！他。驚。醒。了。我。的。心。中

無。窮。的。哀。怨。

從。那。露。溼。了。的。夢。客。一。百。合。與。薔。薇。

傳。來。一。種。慵。倦；

哦，愛人。啲！莫。去。夢。

那。將。沉。的。流。星。之。燄，

也。何。須。夢。那。青。星。之。燄，

他。只。搖。搖。無。定。低。懸。白。露。之。秋。

因我願我們化作一雙白鳥

我和你在海去淘來的波上一閒遊

我時有無窮的島嶼和無窮的

但蘭海岸幻我情懷

其地爲時間所不憶

憂愁所不來

瞬遠離百合與薔薇

亦無惱人之炎火

愛人！啊！祇要我們能化作一雙白鳥

浮遊於海上的晴波！

此詩第三節第二行所謂 *Danann shore* 據說是講愛爾蘭神

話中間不老國 *Danann Land* 的海岸既謂之不老國當然爲

時間所不管憂愁所不來易惹之欣慕他也不爲無理在全體講

來祇是歌欲脫離情思的煩惱而如海上白鷗一般入悠閒禪悅

之境的心情因爲現代的詩人多以爲欲求真理先不可不使心

境明靜譬如水也波平浪靜的時候有同明鏡白雲飛過則映白

雲青鳥飛過則映青鳥美人臨之則映美人花影倒之則映花影

若是浪濤洶湧的時候那麼白雲也好青鳥也好美人也好花影也好都成了零亂破碎的狀態看不清楚了仲蘇「問心」的詩狠問的有意思他第二節說

「就是海他也有一時的寂寞——波平浪靜

何等似你這般思潮洶湧沒個安定

有什麼不平

風也似的長嘯在心上飛過引起了你那不忍聽的哀吟

他最後一節說——

唉！心啊！

你找着了你的伙伴——「動」

可會得着你的情人「靜」

可見仲蘇的心境還在要靜而不得靜的中間然而世間所以有趣味人生之所以有生命平淡無奇的生活所以有詩味世間所以有甚麼可歌可泣的詩文正是因爲要靜而不得靜而且恐怕還是永遠要靜永遠不得靜若是要靜便靜了那麼乾坤或幾夫息還有甚麼話可說我最愛讀汪兆銘先生「獄中述懷」的詩因爲他那首詩的技巧上固不必說全篇洋洋百餘韻都是述他

的、事、業、和、心、理、之、經、過。以那們一個道心堅定的人做那們一件。胆氣雄豪的事，鐵窗秉筆，道其所懷，其足以資少年之修省和心。理學者的研究，當然很大。其中有幾段，言入獄前後思潮之起伏，很可以介紹仲蘇和諸兄研究研究——

命似一手攞，大椎飛博浪，比戶十日索！初心雖不遂，
 死所亦已獲，此時神明靜，肅然臨湯鑊，九死誠不辭，
 所失但軀殼，悠悠檻穽中，師友嗟已遠，我書如我師，
 對越凜矩矱，昨夜吾師言，「孺子頗不惡，但有一事劣，
 味味無由覺，如何習靜久，輒爾心躍躍，駭如馬馳，
 飛塵總騰蹄，又如秋颺動，鴛鴦登以愕，百感紛相乘，
 至道終隔膜！」悚習聞師言，愧汗駭如濯，平生慕慷慨，
 養氣殊未學，哀樂過劇烈，精氣潛彫剝，餘生何足論，
 魂魄亦已弱，痾瘵耿在抱，涵泳歸冲漠，琅琅讀西銘，
 清響動寥廓。

入獄前後的心理可分四期觀察，預備行刺時為第一期，此時羣目時艱，痛心國難，憤恨之念，猛如烈火，是汪先生心境至動的時

候。被獲待刑為第二期，此時所謂心雖未遂，死所已獲，除肅然就義外，了無他望，亂其念慮，是汪先生心境至靜的時候。減刑入獄後，為第三期，此時心境雖靜，新望萌生，譬如止水，忽生微波，強自習靜，心愈馳騁，百感紛乘，莫可拒抑，汪先生的心又動了。這便是汪先生頂苦悶的時候，也就是汪先生內部生命頂發展的時候。及至「痾瘵耿在抱，涵泳歸冲漠，琅琅讀西銘，清響動寥廓」的時候，便是汪先生想以理學之力，養其冲漠之氣的時候。汪先生的心境至此便又靜了？（？）我也是「平生慕慷慨，養氣殊未學」的人，但我敢信人心非入了涅槃，沒有至靜的時候，入了涅槃，是否即入了至靜，我不敢知——因為總不能靜，所以總是動，大動成洪波，小動成漣漪，假使水無洪波，也無漣漪，總是平明如鏡，既不令人震驚，也不令人陶醉，那麼世間又何必，要水人之一生，不用一點熱情，不做一點蠢事，既不令人畏敬，也不令人愛憐，那麼世間又何必，要這麼一個人！假使汪先生沒有這些思潮的洶湧，至少也不會有這百多韻的述懷詩啊！我這段詩評，又何必做？我先舉的羅曼主義，與新羅曼主義的特色，原是大較上說的，批評家因為批評的便利上，每每特設許多區分，其實每每為其自

的。設。區。所。分。苦。一。個。主。義。之。下。作。者。如。林。擇。一。二。巨。匠。的。作。品。而。解。剖。之。舉。其。一。二。特。色。以。概。全。般。本。不。能。保。其。全。治。要。之。所。謂。甚。麼。主。義。思。潮。正。好。像。我。們。人。的。一。生。所。起。心。理。的。變。化。記。得。廚。川。白。村。先。生。在。他。的。大。著『近。代。文。學。十。講』的。第。八。講。第。一。節『新。努。力。之。時。代』的。題。下。也。把。近。代。文。藝。思。潮。的。變。遷。比。之。人。的。一。生。非。常。透。徹。據。他。說——

法。蘭。西。革。命。後。的。羅。曼。主。義。時。代。正。像。我。們。二。十。歲。前。後。生。氣。激。刺。的。青。年。期。也。可。以。說。是。不。懂。世。事。不。望。眼。前。的。熱。情。時。代。祇。沉。酣。於。空。想。夢。幻。之。境。尙。未。能。深。顧。人。生。的。現。實。及。至。入。了。前。世。紀。中。葉。自。然。科。學。萬。能。的。時。代。受。實。證。論。的。影。響。人。心。的。現。實。感。漸。盛。從。來。的。好。夢。忽。然。而。破。醜。穢。悲。慘。的。世。相。畢。露。於。前。同。時。把。舊。來。的。理。想。信。仰。悉。行。破。壞。人。心。宛。轉。於。懷。疑。之。淵。裏。鎖。於。不。可。說。的。暗。愁。中。這。便。是。自。然。主。義。的。時。代。了。比。之。人。之。一。生。好。像。三。十。歲。的。時。候。始。爲。人。之。夫。爲。人。之。父。惱。於。生。活。之。壓。迫。直。接。人。生。慘。愴。的。事。實。如。是。青。年。時。代。的。理。想。哪。希。望。哪。都。逐。漸。的。消。失。纒。痛。感。起。孤。獨。寂。寥。起。來。然。而。人。心。非。能。長。沉。滯。於。懷。疑。不。安。之。域。而。不。思。轉。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動。的。祇。要。不。是。易。疲。於。生。的。弱。者。必。生。一。種。要。脫。去。這。種。苦。悶。憂。愁。之。境。的。努。力。雖。明。知。其。絕。望。還。想。由。消。極。破。壞。的。狀。態。更。進。一。步。到。積。極。的。時。代。去。就。是。常。常。求。着。一。樣。其。麼。東。西。而。不。止。的。努。力。時。代。棄。絕。古。來。一。切。因。襲。標。準。權。威。別。建。新。者。的。時。代。『絕。望。乎。到。達。乎。』這。種。最。後。的。問。題。全。非。所。問。祇。一。意。專。念。努。力。做。去。正。和。古。時。造。詞。伯。蘭(Gobelin)織。的。機。匠。全。然。不。管。他。那。要。織。出。來。的。模。樣。祇。一。味。織。去。一。樣。的。向。上。精。進。時。代。這。豈。不。就。是。現。代。思。潮。的。大。勢。嗎。比。之。人。之。一。生。恰。像。四。十。歲。前。後。的。壯。年。到。這。個。時。候。人。生。的。甘。苦。也。略。嘗。了。一。些。漸。入。圓。熟。時。代。了。青。年。期。空。漠。的。理。想。時。代。已。去。而。爲。思。周。慮。密。開。始。着。實。的。活。動。之。時。代。人。類。一。生。之。頂。點。多。在。這。期。哩。

白村先生這段的議論，不是單嘗過人間味和藝術味的人，道不這。歷。親。切。上。月（三月）中旬我遊京都四天，在伯奇兄那兒住。我。到。九。州。去。的。前。晚（即十八日晚）曾偕伯奇訪白村先生於岡崎公園側之廣道，暢談至九時半纒回來，我曾問他三四個重要的問題，都給了很滿足的答復。他對我國的新文壇，繫望很殷。

并且希望我們「少年中國」的新藝術家多事創作，心中若是想要寫甚麼，便馬上要寫出來，莫管他好和歹。因為思想不同，別物若不用他，他便要臭起來。又說：翻譯事業，固然要緊，在建築、自然主義，最好多譯易卜生的。尤推薦我們譯俄國 Dostoevsky 的作品，說日日言社會改造，畢竟是要從個人改造起。他的藝術能令人為深刻的反省啊。日本的學者每好以西洋學者自况如

福田德之以羅素 B. Russell 自况，高畑素之以葛滋奇 Kantz

自况，白村先生先月於日本東西兩朝日新聞上發表的「出象牙之塔」的隨感錄，最後也頗以納斯欽 J. Ruskin 自况。

我也不能馬上恭惟白村先生便抵得過英國的納斯欽，他也沒有那們妄僭。他祇說：納斯欽先則腐心於美術文藝，蟄居於象牙之塔，後來出象牙之塔而論列社會問題，崇論宏議，為天下重。他出「為後來者」一書的時候，正當四十之年。白村先生今年也四十歲了。自謂不敢說能如納氏跳出文藝範圍之外，後於社會問題有所論列，不過看了今日日本的社會之混沌，實在有不能已於言的地方。偶然把頭伸出象牙之塔，說幾句罷。他雖是這們說，以他的篤學深思，趣味廣博，和他那種親切謙虛的態度已經。

平明堅實的著書已經貢獻於「後來者」不少了。把他前段的議論分析起來——

(思潮)

(人生)

羅曼主義——二十歲前後的热情時代。(求不必有的對象)
自然主義——三十歲前後的煩悶時代。(求現在有的對象)
新羅曼主義——四十歲前後的圓熟時代。(求可以有的對象)
照這樣看來，可見白村先生他們已達了人生的圓熟時代。我們還在人生的熱情時代哩！所以我在「詩人與勞動問題」的裏面很有歌頌羅曼主義的地方。因為在思潮上說我們二十世紀的人，原不必去講十九世紀初期的話。但在人生上說我們二十歲前後的人，又何必說三四十歲以後的話呢？我們以熱烈奔放之妙齡，當煩悶圓熟之時勢，這中間尋出個甚麼接合點？這就是我們第一個要思索的問題。

但是我們雖把文藝思潮的變遷來比人之一生，究竟也有大相懸異的地方。那麼就是新羅曼主義的解釋，照上面的說法，既以新羅曼主義時代比之人生，四十歲前後的圓熟時代，人家一定想到圓熟是老成的代名詞，到了老成期，文藝也好，人生也好，快

就要老朽老死了。前面也說過舊羅曼的特色是動，新羅曼的特色是靜。譬如止水不流，會變成腐水，腐水會變成死水了。這却不然。白村先生於此也有解釋。同文的下面說：

……但此有當注意的，便是這個頂點，與所謂老熟老成之時期大異。其趣人一入了老年期，中間破壞的，反抗的，分子，消磨，幾盡。所以一切都固定了，沉滯了。老人家沒有未來，已不過生於過去的骨董品。把古來的因襲一體全收，絲毫不改，安住其中，無動搖，無進步。他們的肉體，新陳代謝的機能，已鈍，他們的精神，生活上的變化，也同時少起來。在思想界講來，像歐洲中世紀為一種宗教信條所固定，又像日本的德川時代為武士道、儒教所支配，兩者都是一種 Stationary Period。即所謂老成期。然而現代歐洲，與此絕異。承前世的自然主義的絕對否定，時代之後，現在還不失自我的主張，與反抗的精神。不過大勢上，已經不是為破壞而破壞，為懷疑而懷疑的時代，而明明向建設一方發展了。以不因於過去的 Tradition, Prejudice 的 Fresh 的心胸，直接對於自然人生的問題之與蘊努力。穹追總想在那里抓到一點甚麼新東西，所以歐洲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現代思想界的搖動不安，已不像前此青年時代，不顧眼前的，現實一味空想一樣。却是因為有所求，因為有所求而前進，所以煩悶流轉，講起來，算是一種 Adventure 罷。昔日 Homer 譚 Ulysses 以身託孤舟，航行於人生之荒海，始終意志強固的努力，探求發見，而曾無所屈。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 Tennyson)

現代的思想家，便是這樣啊。

照這樣說來，可以明白現代思潮的根本情調了。他們雖和舊羅曼派一般，對於宇宙中的『青鳥』有熱烈的希求心，但已知不必漠然求之於莫須有的夢幻世界，而當努力求之於可以有的現實世界，其實在他們的新眼光裏，現實不必非夢幻，夢幻也不必非現實。若把夢幻分為兩種，一種是無所夢而夢的，謂之一『睡夢』 Sleeping Dream，一種是有所夢而夢的，謂之一『醒夢』 Waking Dream。那麼舊羅曼主義便像睡夢，新羅曼主義便像醒夢。

Of in my waking dreams do I

Live o'er again that happy hour,

When midway on the mount I lay,

Beside the ruin'd tower,

—Coleridge's "Love" St. II—

郭侶理之的『戀騷』為他的短詩中最膾炙人口之作。其第二節說：『當我睡在半山之上，廢塔之傍，我常能拾舊日之墜歡；于我「清醒之夢鄉」這中間所謂「清醒之夢鄉」說者謂：寢而入夢人之常情，醒而亦夢，是暗示戀愛之如何能使人陶醉，又謂這件戀愛的故事，從第二節叙起，然第一句便講明是醒夢。第三句講明在半山之上，第四句講明在廢塔之傍，一是一要如何把這一個羅曼諦克愛的世界由實世界 Real world 抬高，一要如何使他與現世界 Present world 相遠云云。但我們由這一節詩也可悟出新舊羅曼主義的差異，來就是（一）可以借『醒夢』這點來說明新主義。（二）借半山廢塔這兩點來說明舊主義。（一）因郭氏所謂醒夢是夢，他所謂『我的希望，我的歡樂，我自己的親愛的，詹內葦夫姑娘，my hope, my joy, my own dear senetieve 就是有所夢而夢的了。（二）新羅曼主義既一樣重情緒，重直覺，重主觀，當然對於自然和人事之領會，有夢幻的陶醉，而他的夢鄉不獨不與實世界相離，不與現世界相遠，

且認定拾實世界無以達理想的世界，捨現世界無以達永劫的世界。舊羅曼主義崇拜中世，欣慕異國，那麼寫 Romantic Love 時，當然置其地於半山，問其時於廢塔啊。

再就靜動兩字來講，世間一切生命，刻刻流動，原無須與靜止的，凡所謂靜，都是一種對待名詞。比如人在電車中間走，是人動，車靜，車在地上走，是車動，地靜，地繞日而走，是地動，日靜，日又安知不繞着甚麼東西在那裏走動，可見萬事萬物，時時刻刻都在變動。不過動的方法有不同罷，若把動 Motion 分作兩種：一種是『動的動』就是反動的動 Reactive Motion 一種是『靜的動』就是自動的動 active Motion 那麼舊羅曼主義的動的色彩，是『反動的動』；譬我們幼小時候之發憤讀書，我們為甚麼要讀書，書與我們人生到底有甚關係，我們讀了書，將來到底想做一個甚麼人，這些問題，無論他是甚麼天才，當時是模糊情恍的，但或與於英雄之傳記，或感於師友之箴言，或激於戚族之貶詞，或動於鄉黨之物議，因而發憤讀書的，十人而九，這便類於原來的羅曼派了。羅曼派中的巨擘，擺崙他的性格，他的生涯，他的藝術，無一點不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反動的動』的詩人，我們

此刻，雖去不惑之年，還遠，一日！注意！快些發憤讀書，不惑之年快要來了！——但已對於上述的問題，略已有些覺悟，知道我們要抓到自然界中伏在的眞生命，一方固要靠主觀情緒直覺的力量，與自然相抱合，然以學力的關係，我們那種力量不充足，就是自然之神，雖把那種宇宙精神流露給我們，無奈我們的受容力不足，如是乎要靠經驗，又因為年力的關係，我們的經驗也不充足，如是乎不能備古今人所積的經驗，但古人遠矣！今人衆矣！我們又安得上友古人而廣交天下士？如是乎不能不惜古人今人所做出來的書籍，書籍多矣！如是乎又要年力，書籍精矣！如是乎又要學力，如是乎我們既要循序漸進，又要熟讀深思，纔能充分化腐朽爲神奇，把古人的舊經驗，做我們解釋「宇宙之謎」的新機智，新氣力！既有了這種覺悟，頭腦當然也冷靜了，不似從前的困惑與熱狂了，如是乎可以不疾不徐的眞讀書了！這種腦明心靜的讀書法，不就是「自動的動與靜的動」嗎？新羅曼主義的靜的色彩，就是這種靜的動啊！

你去年四月二十八夜寫給我信中說：

到北京之後，不安分守己去念自己的功課，卻欲去窺那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牆萬仞的學問，止贏得被各種學說籠罩，伸不出頭去，立夫其上，自由審擇，被各股潮衝激着，弄得心亂目眩，不知要捲到那裏去才好。汗牛充棟的古書，思精體大的西籍，前者不知用甚麼方計，何種眼光去看他，方不蹈前人勞而無功的覆轍。後者不知從甚麼研究起，才方得以短少的時間，收極大的功效……

照你這樣的 Romantic 的讀書法，腦子如何不亂，目力如何不減，神經如何不衰弱，因為你祇是「動的動」啊！一年容易，又轉瞬今年四月二十八日了。四月三日你給我信說：你自下學期起，決心與學生界的麻煩事脫離關係，上半天學……下半天學……晚間看……等極力抑制從前貪多嚼不爛的惡習，改去爲作文而讀書的謬想，鎮定徬徨道左的心緒……又說你是意志薄弱，感情制勝的人，保不定會詛咒人間，而流入悲觀，由此可以知道你確是個 Romantic 的人。但是你現在讀書覺悟，確已入了靜動的 Neo-Romantic 期了。我願你的精神生活，也進化到新羅曼主義來，讀一讀 A. E. 「新世界」的詩，把你詛咒人間的心緒，變爲誦誦人間如何？

哦呀！不願意再多寫下去了！像這樣寫去，不知那一天可以收場。我彷彿記得是由自然描寫，講到萬有神教的，由萬有神教講到新羅曼主義的，又由此講到甚麼舊羅曼派，甚麼文藝與人生，甚麼動靜的消息，又甚麼譁譁人間，究之我要告訴你的正話，還有許多沒有說：於是還是回到自然界的描寫和萬有神教去罷！因為這兩個題目，很可以緩和你詛咒人間的強度啊。我近來讀德的『浮士德』很得了許多慰安。所以上面就介紹一節給你看。現在還介紹一節你看。

O happy he, who still renews

The hope, from Errors deeps to rise for ever

That which one does not know, one needs to use;

And what one knows, one uses never.

嗚！祇有那始終有超出罪惡

的深淵之望的人，真是幸福！

因為人總是要用他所不知道的東西；

而他所知道的，他却一些兒不顧。

你看最後這兩句話，怎樣的發人深省，不和A.E.『新世界』詩

中所謂「今始感滿足於人間，而怪仙鄉非遠，即在身旁」之句，同一神旨麼？我做個一首『青鳥』曲最後幾聯，也很緊張而有味：

* 青鳥尋他不得

找遍東西南北——

誰知青鳥不在北，不在南，不在西，不在東，

祇在自家屋子的籠子中！

也是寓着我們要把理想生活建設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間，與其眩於奇說想入非非，而所行全與相左，不如擴充其良知良能，改善他自己的實生活。即王陽明先生戒人家「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乞食學貧兒」的意思。今讀謝德的詩，越懂的親切。即如我所已知道的道理——信實，力行……之類——頗也不少。而現在天天求我所不知的，對於所知的，反到不顧，這種事常常有。毛澤東兄在湖南託我代買四塊錢書，到今日還沒有買給他。也是一樁不忠實的事。其他類此者，清心的想去當然很多。我也勸諸兄都時時清心想，從野諾的向力行的做去，才有受用，否則祇不過一些新自欺主義者罷！甚麼新人物上面引的，是浮士德答華格勒的話的頭幾句，以下說雖然當這種良辰美景之天，正我們

樂。事。賞。心。之。日。不。可。拿。這。些。殺。風。景。的。思。想。減。少。我。們。的。興。會。你
看。啊！那。夕。陽。如。火。照。着。那。碧。回。翠。繞。的。人。家。多。好。看。哪！光。也。漸。漸
褪。了。太。陽。沉。了。又。安。排。到。那。方。去。張。生。命。的。新。舞。台。了。咳！可。惜
我。沒。有。翼。翅。能。從。地。上。飛。起。去。追。着。你。的。後。面。去。呀！
以。下。便。是。他。想。像。若。他。有。雙。飛。之。翼。能。隨。日。而。飛。他。便。當。看。着。甚
麼。他。便。當。如。何。的。愉。快？

Then would I see eternal Evening glad

The silent world beneath me glowing,

On fire each mountain-peak, with peace each valley
filled,

The silver brook to golden rivers flowing,

The mountain-chain, with all its gorges deep

Would then no more impede my godlike motion;

And now before mine eyes expands the ocean

With all its bays, in shining sleep!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於。是。我。將。見。永。恆。的。夕。照。之。光。波，
靜。寂。的。人。間。世。在。足。下。如。電。光。之。過，
峯。峯。如。着。烈。火。谷。谷。充。滿。了。平。和，
白。銀。之。溪。流。入。黃。金。之。河。

一。帶。高。山。和。千。尋。幽。壑。

會。不。能。礙。我。神。聖。般。的。行。遊；

而。今。則。眼。前。何。所。存。有。茫。茫。大。海，

與。白。波。如。睡。的。多。少。灣。流！

至此遂叙日沒後的光景，又言吾人的肉體，雖不能伴精神之翼
而俱飛，然每對自然界的異采奇文，輒不免作蝴蝶翩翩之想，其
詞美妙，其思縹緲，得未曾有——

Yet, finally, the weary god is sinking;

The new-born impulse fires my mind,——

I hasten on, his beauseternal drinking,

The Day before me and the Night behind;
Above me heaven unfurled, the floor of waves beneath me,——
A glorious dream! though now the glories fade,
Alas! the wings that lift the mind no aid
Of wings to wings to lift the body can bequeath me.

我帶倦容的神聖，遂爾西沉，
而新生的衝動，復熾烈於吾心，——
吾方趕上去飲他永劫的光明，
看啊！前爲晝煌煌而後爲夜冥冥，
上爲天蒼蒼而下爲浪滔滔，——
是何等光榮的幻夢！雖光榮今已潛消。
咳。安得有舉吾身之雙翼
比吾心翼而扶搖！

Yet in each soul is born the pleasure

Of Yearning onward, upward away,
When over our heads, lost in the vaneted azure,
The lark sends down his flickering lay,——
When over crags and piny highlands
The soaring eagle slowly soars,
And over plains and lakes and islands
The crane sails by to other shores.

當夫飛過我們的頭上而沒人圍蒼，
有雲雀兒送下他的清歌麗唱，
當夫飛過那巉巖松嶽，
有秋鷹平翻而徐翔，
當夫飛過許多廣野平湖羣島，
有白鶴指家路而歸航，——
我們各人的精神，就不逸興過飛，
感物情而神與俱往？

日葵！你看這首詩好嗎？我是隨寫隨譯的，恐怕還不能十分好。你

看附的太羅的英譯好哪。因為那是二十幾種英譯中頂近原文的。但我這譯文，還參看了他種譯本的哩！也還不錯麼？

我譯到「前爲晝，煌煌而後爲夜，冥冥」(The Day before me and the Night behind)不覺想起俄國大批評家 Merejkovskiy 的名言，所謂——「立於夕陽最後的惜別，已經消失，天上還沒有一個星子放光，古神死了，新神還沒有出生，之黯然而怖的黃昏中，余因悟了。可生可死的時代之悲運。」記得日本的俄文學研究大家昇曙夢先生曾引此句，說明俄國革命前的現代作家之心理，謂：俄國現代文學的支配觀念是厭世主義，作家多視人之一生爲運命之遊戲，爲惡魔之舞蹈，對於舊來的道德宗教理想制度，一切絕望，在這種深刻的絕望之下，有的人便甯捨生而就死——自殺有的人便讚美死的好處，以揉生的痛處，有的人便遁跡孤獨的世界，絕現實之刺戟，還有一些意志強固些的人，也不肯自殺，也不肯咒生，也不肯遜世，偏偏的孜孜的要求一樣甚麼自救的東西，於是這種要求表現於文學的，便是欣喜新世界的文學，便是新羅曼主義的文學！我去年春上做了那首「梅雨」詩，末了的幾句說：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我雖不懂甚麼世事，也害過許多世紀病，受過許多世界苦——

在這「古神已死，新神未生的黃昏」中，孜孜的要求那片新羅曼諦的樂土！

也就是這個意思。俄國國民這種絕望於舊世界而欣慕新世界的思想，一瀉而爲羅馬諾夫皇家之顛覆，再瀉而爲波爾攝維克政府之建設，其在文學上，現在厭世的愁雲已去，而得用其新銳偉大的力量從事於波爾攝維克文學之建設了。(見三月十七日大阪朝日新聞載俄國勞農政府優待文人學者委以創造 Bolshevik Literature 之任)我們中國也正在一種古神已死，新神未生的時代，也就是華士特(即羅德)所謂 The Day before me and the Night behind——前晝後夜的時代。我們誰不欲向着光明的方向飛去呢？誰不想「安得有舉吾身之雙翼，比吾心翼而扶搖」哩？但在這個青黃不接時候，內部生命弱小的，到沒有甚麼大不滿足處，內部生命強大的人，其所需生命的糧食也多，一時感着飢荒，便大不得了，大感其理想現實之不調和。上面浮士德說了那些話之後，他的學生華格勃便說：學

生雖也常常起奇妙之想，然感刺戟，不如先生之甚。森林山野，久觀則厭，也不願飛鳥之假我以翼，我覺得從一頁至一頁，從一書至一書，載我而去的，精神快樂，與此大異其趣！

Then winter nights take loveliness untold,
As warmer life in every limb had grown'd you;
And when your hands unroll some parchment rare
and old

All Heaven descends, and opens bright around you,
此冬日之夜所以溫美難言，
以溫馨的生命盎然於肢體之間；

當你手繙珍古之簡冊，
諸天悉下，光華畢顯於君前，

浮士德答他道：你祇感一種衝動嗎？甚好！你慎莫去求那別一種衝動罷！如是乎說他有兩種相異的衝動，爭鬥於心中，感非常的苦悶：——

Two souls, alas! reside within my breast,

And each withdraws from, and repels, its brother.
One, with tenacious organs holds in love
And clinging just the world in its embraces;
The other strongly sweeps, this dust above,
Into the high ancestral spaces.

我的胸中，咳！藏着兩種精神，
各乖離排擠，其異己而圖存，
其一以執着的器官耽於愛，
溺於慾的抱世界於懷中；
其他則超逸塵想而強烈的
欲達吾高遠的先祖的青空。

於是一種想要 Embrace the world——抱着世界的思想和一種
想要 sweeps into the space——高昇大空的思想不斷的在心中爭執。總想要尋一種調和方法。如是便到神祕的方面去了。——
If there be airy spirits near,

'Twixt Heaven and Earth on potent errands fleeing,

Let them drop down the golden atmosphere,
And bear me forth to new and varied being!

若有神人在空漠，

負重大的使命，上下於紅塵碧落，

願自彼黃金的大氣之中而飛降，

導我於新奇的生活！

又浮士德悲壯劇第七場「市街」叙浮士德初遇馬格雷姑娘傾慕無已，與惡魔相商，必欲得之。第十四場「森林及洞窟」叙浮士德既別馬格雷復逃入深林，皈依自然。惡魔復來勸他重會馬格雷言馬格雷如何愛着他思念他。這兩場的第一節浮士德的獨白，恰可以表示浮士德內部生命中所伏在的兩種異端精神。不獨浮士德如是，作「浮士德」的歌德如是，凡我們生命較富感性的深的人類幾乎莫不如是。哩！試把第七場最初的獨白和第十四場的對比。

第七場開幕爲市街之景，浮士德及馬格雷姑娘登場。浮士德看見馬姑娘通曉，愛她美豔，便上前持她的手說道：「美麗的小姐，啣」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你能否借我的手送你回家去呢？馬姑娘是田家的小姑娘，溫柔敦厚，不諳新式，低聲謝他說：

I am neither lady neither fair,

And home I can go without your care.

我也不是小姐，也不美麗，

不勞先生費心，我自能歸去，

她如是撇開他的手去了。浮士德博士對着這「神仙歸洞天，空餘楊柳烟」的情形，不覺顛倒，以下是他的獨白：——

By Heaven, the girl is wondrous fair!

Of all I have seen, beyond compare;

So sweetly virtuous and pure,

And yet a little pert, be sure!

The lip so red, the cheek's clear dawn,

I'll not forget while the world rolls on.

How she cast down her timid eyes,

Deep in my heart imprinted lies:

How short and sharp of speech was she.

Why, it was a real ecstacy!

天哪，這孩子怎這般美麗！

我也閱人多矣，然都非其比；

那們的溫柔，那們的貞潔，

可惜還帶些兒皮氣！

唇兒那們的紅，臉兒帶着朝霞，

祇要世界不滅，我不能忘記她！

你看她低垂着怕人的眼睛，

那樣兒深印於吾心；

你看她好簡單鋒利的言語，

這真令人絕代銷魂！

日葵！你看這不是他所謂『用耽於愛，溺於慾的執着的器官抱着這世界』的思想的表現嗎？

第十四場開幕爲森林的光景，林木蒼鬱，雖晝亦暗，所謂滴於厭倦，浮世退而治塵界所受之傷者的風景，哪！林側有洞窟類往。

昔仙人所居，可以助人反省。已而浮士德登場，使尋常之人暫離塵界，入此深林，且不能無所反省，以富於感受性的浮士德既受惡魔之誘惑，遊觀於曇漢醉歌之地，還少於妖嬈煉藥之場，遇美人於市街，訪美人之寢室，叙衷情于園裏，數花瓣於亭前，再進一步，則非破馬柏雷的貞操，不可以正迷於去就之心，入能給以慰安之地，心波的洶湧，再得澄澈，塵封了的心眼，因之再開。此時他的自然觀，何等平和何等深邃！

Spirit sublime, thou gav'st me, gav'st me all

For which I prayed, Not unto me in vain

That thou thy countenance revealed in Fire

'Thou gav'st me Nature as a Kingdom grand,

With power to feel and to enjoy it, thou

Not only cold, amazed acquaintance yield'st,

But grant'st, that in her profoundest breast

I gaze, as in the bosom of a friend,

The ranks of living creatures thou dost lead

Before me teaching me to know my brothers

In air and water and the silent wood.

豈高的神靈啊，你給了我，把一切。
我所祈禱的都給了我，你不枉

於烈火之中，把你的相啓示我。

你給我這個自然之絕大的王國，

又給我們以如何去感覺如何去享樂他的力量。

你不獨許我對於自然界爲冷靜的驚奇的交際，

而許我得熟視他那深遠無窮的懷裏，

像我能熟視朋友的懷裏一樣。

你傾着無窮的生物，一隊隊從我的面前通過

教訓我去認識那在空中水中靜寂的森林中的兄弟

And when the storm in forests roars and grinds,

The giant fire, in falling, neighbour boughs

And neighbour trunks with crushing weight bear down

And falling, fill the hills with hallow thunders,

新羅曼主義及其他

Then to the cave secure thou leadest me,

Then showiest me mine own self, and in my breast

The deep, mysterious miracle unfolded.

當夫狂風暴雨咆哮怒號于林間，

長松垂倒，隣枝隣幹不堪其壓而隨之以倒

倒時，山谷相應，其聲轟然——

於是你引我避於巖洞，

示以我的自我，而深祕的妙義

遂得釋然於我的胸中。

日葵！我看這又不是他那「欲高昇大空」的思想之表現嗎？

以下還有一些可以介紹你看的，可是我有許多事要做，不能再

寫了，你若願意看這個「浮士德」Faust，你最好買Taylor的

英文韻譯本去讀哩！我上面是陸陸續續寫的，第一頁和這一頁

的距離，約莫是一星期光景，今日是四月十八日又是禮拜日，上

午漱瑜同Miss S. Y. Hoang來訪我，沒工夫寫，今日下午纔

接下去寫到這裏，但是我到底說了一些甚麼道理，我自己也不大。

五一

滑。白。你。是。個。慧。心。人。去。聽。我。的。紋。外。音。能。詩。學。研。究。號(1)有。周。作。人。先。生。介。紹。英。國。神。祕。詩。人。勃。雷。克。的。思。想。真。是。愉。快！我。正。安。排。介。紹。勃。雷。克。的。後。起。者。易。慈。William Yeats 與。愛。依。A. E. 周。先。生。的。介。紹。正。是。我。這。篇。的。先。驅。了。這。是。勃。雷。克。那。首 Auguries of Innocence 中。有。四。句。詩。說。得。好：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國。
君。家。盛。無。邊，
剎。那。含。永。劫。

日。葵。願。祝。你。的。健。康。我。暑。假。或。到。北。京。來。遊。一。趟。你。要。預。備。點。東。西。招。待。我。哩。甲。榮。來。信。說。白。情。回。了。北。京。替。我。致。意。他。我。很。忙。這。兩。期。月。刊。不。做。文。章。了。這。篇。本。預。備。講。一。講。 Alexey Tolstoy

的 Neo-Realism 已經懶寫得了，好在新寫實主義在文學上不甚重要(?)而且中國并羅曼主義，自然主義還沒有基礎，講甚麼新寫實主義呢？

五二

弟漢上言。

詩

從連山關到祁家堡

康白情

一
這裏底山花比銀還要白些。
這裏底山色比黛還要濃些。
又有些開紅花的小樹，從山脚一直匍匐到山頂。
豬呀，羊呀，誤馬呀，也沒有人照料，
只在草上漫漫地遊着。
白楊也曬得懶了。
開土的也挖得倦了。
他們都選花陰下伏着喝茶
兩個姑娘却在旁邊底石上坐着。

二

也有些看葉的樹子，
花却總是白的。

遠近都掩映着些灰白的茅屋，
都零零落落矮小得好看。

路旁農家紅磚的新屋，
高高地撐着些彩畫過的魚幌子。

溝裏拉着兩個襁褓的小孩子，
一個望着路上幾個日本兵底佩刀，

一個望着屋簷下一個晾衣底日本婦人底一雙雪白底肥手。

三

燕子在土上飛來飛去地。

炊烟從山腰裏冒出來，浮來浮去地。

男子跟着，婦人領着，一個人駕二條牛，
一個人駕兩匹馬，就在那
些土裏犁來犁去地。

土邊一所四合頭的瓦房子，

外面三十來個藍衣紅領的小學生，
都在那裏「一二三四」

時

「三四」地操着，

牆下底草花真綠得自在，

却不知道佩刀的要強做他們底主人了！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於南滿路車中——

夜

旋律的世界

沉默的大海？

淒淒的是甚麼聲音？

悠悠的是甚麼情緒？

我自己也難索解！

像一枝蘆葉臨風

時而歌舞，

時而悲哀，

時而驚駭。

火

火，火！
火，火！

田漢

田漢

火的笑，火的怒，火的悲哀，火的跳躍！

朦朧的火，蓬勁的火，熱烈的火，

薔薇細徑的火，

象牙宮殿的火，

是現實的火，

是神祕的火，

是剎那的火，

是永劫的火，

現在的焰中，湧出神祕的蓮花，

剎那的閃光，照見永劫的寶座！

照見草，

照見木，

照見人，

照見我，

甚麼是草？甚麼是木？甚麼是人？甚麼是我？

在這黑暗無明的裏面，

營了幾千年相斫的生活！

哦！薔薇的火，象牙的火，

願借你藝術的光明，

引見我們最大的父母！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員通訊

愚生兄鑒：昨奉手書。敬悉潤璵出京會務已由吾兄完全擔任，主持一切，欣慰莫名。以兄之富於經驗，毅力，精心，必能使會務日臻發展，殆可預卜。弟遠在海外，不能為會中盡絲毫力，實深慙疚！惟望吾兄力任其難，堅持勿懈。吾會此時人數雖少，然已逐漸分布世界重要都會。數年之後，必益發展，決不辜負吾兄在內堅持之苦心也。至分裂尤不必慮。自來團體之所以往往中途破裂者，由於缺乏中心人物，或有中心人物，而大本不同，神離貌合，故終不能持久。吾黨反之，雖小節偶異，而大本終同，即形跡稍疎，而精神自契，苟從此加入分子不致過雜，決無虞其共事之不終。吾兄勿以弟前函論事偶有不合潤璵所持意見，遂疑將來不免衝突破裂。其實弟與潤璵訂交十餘年，中間衝突亦多矣。無時不在齟齬

之中，即無日不在調和之境。吾兩人之相得彌彰者，以此；吾輩之所以異於俗人者，亦以此。蓋吾輩嘗自號為「萬惡社會中之保險團體」，苟非遇事互相辯難，絲毫不肯假借，更安從為之保險乎？觀太玄時珍往日之攻，我不遺餘力，而弟卒因之得免墮落，便可見吾輩互相監督之實效。弟敢斷定吾儕不死團體終不至渙散，吾兄幸勿過慮。弟對於兄之希望分公私兩種：（甲）公之希望有四：設法維持月刊，無論如何勿令中輟或延期出版，一也；設法籌辦印刷所，以便組織編譯社，刊布各種叢書，二也；在京隨時開講演會，請真正學者講演，三也；恢復會員學術談話，實行交換智識，四也。（乙）私之希望亦有四：設法脫離政界，一也；與政客完全斷絕交往，二也；謀置身教育界，盡力社會事業，三也；用全力辦理會務，不再加入其他團體，四也。以上所陳，拙見，是否有當，惟兄酌之。

弟會琦白 四月九日

潤瓊兄，自從上海出發後，每次致舍弟的信，都由你代轉，却沒有直接與你寫信，請你原諒。現在是走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了，慕韓幼春都會着，太玄在巴黎，還沒會着，弟與慕韓同住一校，彼此朝

夕談論，很快樂的，我們沿途的情形，想你在劫人的通信裏，已知道，我也不再說，談談我的感想罷。

自從未上海船以前，所聽見的各方面的「暈船說」，真是洋洋盈耳，當時我便存了一個不信的心，果然上船以後，眼看見同行的人吐的吐，睡的睡，我只是「若無事然」，毫不覺痛苦，後來過了印度洋，紅海時候，聽見有人說，地中海的風浪很大，我便不知不覺的，有幾分相信，果然一進地中海的第二日，風浪大作，我便吐了，這容或是地中海的風浪，確實比他處利害的緣故，但是心理上所受的暗示，實是重大的原因，這心理上的暗示，實在有極偉大的力量，「擬議」和「推測」，所以能成為「事實」，便是事前的一種「暗示作用」，現在國家社會種種羣衆的動作，都是暗示作用的表現。

海船中艙位的情形，劫人說得很詳細，我可以不再說，但以我看來，這種「經濟制度下面的階級制度」，實在可以做人類社會的縮影，即如小小的海船艙位，其中的頭等艙搭客，睡的闊房間，喫的美肴，吃飯的時間，還得用音樂，他們一人的享受，其物力上價值，可以抵四等搭客數十人所享受，換言之，就是因他一人

需要若大的享受、數十人的享受——所以此數十人所得的享受、便只有這樣微末了、這不是現在人類社會中的「掠奪制」麼？頭等客一人的享受、可抵二三等客數人、未免太耗物力、是箇太過的現象、四等客數人的享受、方可抵二三等客一人的享受、未免太過刻苦、是箇不及的現象、爲甚麼一箇海船、不用「各如所需」的均平制、要用那「太過與不及」的階級制呢？若是一隻海船、上面只是同樣的艙位、船客得同樣的享受、各如所需、不太過與不及、一搭客買船票時、也是同樣一致的票價、並無甚麼階級的區別、豈不是我們理想中的最好制度麼？

我說這話、並非我羨慕頭等艙的闊綽、實在他那掠奪的富貴、只足以造成罪惡、違反我所信仰「各取所需」的原則、所以我曾和劫人談起、我說、「我從今日起、我縱至窮極困、不坐四等艙、但我便至富極貴、做了中國的摩爾根卡內基、我也不坐頭等艙、」因爲我認定人生只要「各取所需」、並不必在「所需」之外、兼取「所不需」、所以我們是同時不缺乏自己、又不掠奪別人的、我聽說蔡子民吳稚暉李石曾三位、往來歐亞、都是坐的三等艙、可見他們三位先生的意見、或許和我暗合理、

離了上海一兩天、船過浙江福建海岸時候、看見中國的一段青山、想着我們此刻是告別了、心裏起了無限的感想、近海一帶的居民、駕着那輕如一葉的漁船、船上不過兩三人、乃至一人、在那波浪如山的大海裏、一起一落起的時候、全船湧現、落的時候、遠遠望去、全船都似乎沒在水裏、我們旁觀的、替他危險、彼此失色、他們却絲毫不驚、任其起落、聽說他們往往駕着這樣的小舟、出海數十里去捕魚的、因此我方信人的「可能性」、大半是被環境造成、浙江福建近海的居民、獨有這能力、全是環境的關係、我們少年、如感覺自己能力的缺乏、莫如改造自己的環境、我們在國內安坐的時候、每苦自己的環境、過於固定了、現在我們去國的原因、便是要想改造自己的環境、

香港的美麗整齊、勝過上海十倍、英語的勢力、非常偉大、已成了上中級社會的普通語言、我們上岸買物的時候、使用英語、比中國話利便多了、從這一點上看來、我知道第二國語的理由、儘能成立、但我在西貢新加坡等處、遇見中國人、言語雖不通、文字却滿可了解、因此我也一方面佩服漢文能力的偉大、總之、衍音的文字、便於口談、便於聽覺、衍形的文字、便於眼識、使於視覺、這本

是「二者不可得兼」「互相長短」的，他的利弊比較，還待我們研究呢。

同船有個廣東商人，年紀有五十餘了，他能說法語和安南土語，又能說少許的英語和官話，他自言發明了一種新字，有代替漢字的力量，我本是好研究文字問題的，便想和他談談，研究他的新字，那知我才向別方面探聽他的新字的名稱，立刻把我駭得不敢再問了，原來他的新字，名叫「八卦調音字」，我一聽這樣離奇古怪的名目，不得不「知難而退」，不願再研究了，過兩日，有位同船的中國學生，拿了一紙注音字母表，請他教授，他老先生却把二十四個聲母來自相拚合，弄得不能成聲，那時我更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新字的程度了。

兩頁新加坡的華字報紙，我也看見幾張，有精神的太少了，他們的國內新聞，只須上海報幾份，用剪刀擇取，便可充數，我最不滿意的，便是他們的論文時評，還仍舊用「焉哉乎也」的文言，不肯用活潑的白話，我想在南洋文化幼稚的地方，華僑識漢字，能讀日報的，已狠不多，為何還要用這些文言的論說，去增加他們讀報的困難，現在中國內地，文化較高，識字人民較多之地，都將

印刷物改爲白話，獨於南洋各地，反不承受這「文字改革」的風氣，狠覺不好，聽說南洋華僑，愛國觀念最重，他們對於內地來的「辦報辦學」的先生們，非常尊重，可見這南洋一方面，未開關的新天地，我盼望國內沉悶的少年，有志的儘可到南洋，開一新天地，你不是早有到南洋的計畫麼？那地方真有發展之餘地，但北京方面的會務，又離不了你，這是不能兼顧的。

世界上亡國的慘象，和民族的退化，我們到了安南，便一目了然，海防西貢兩處，安南人上船賣物的，婦女便任法國兵士的戲侮，自己還狠得意，男子便被法國兵任意批頰或腳踢，不敢怒而反笑，至於他們身上的醜態，穢氣觸人，口裏的檳榔汁，嚼得血一般，襯着他們的黑齒黃面，真把民族退化的現象，一一表現出來，從香港以後，至哥倫布以前，船上的印度人安南人，非常之多，印度人是世界上著名的和平民族，他們的身軀高大，面目黃黑，似乎是很粗魯，但他們的面目，天然含有「慈善」和「靜默」兩種特質，天然富於「哲學」「玄想」的民族，他們的短處，是太偏於「靜的」了，成了懈弛不振的現象，二十世紀的民族，須要有動的「性質」，方能立足呢，但我們試取印度人與安南人比

較，又不可同日語了，安南人的卑下委瑣我幾乎要加以「亞洲最劣人種」之徽號。

過了哥倫布五子，便到了非洪其布的港，去國一月，才看見亞洲之外的他洲，四面的童山，不生寸草，黃色的沙，映着血紅色的落日，使人看了不高興，我記得我們的會務報告裏，太玄的通信說亞洲如高僧高道穿着古式的衣服，抱着古代的經典，很高古的模樣，歐洲如名王貴女，衣甲環珮，燦爛照人，——他的原文，我記不起了，大意是如此，——我此刻便再續兩句道，美洲如青年工人，穿着樸實的衣服，現出活潑的容貌，非洲使如荒山的蠻族，披着獸衣，拿着竹矢，向人板着冷酷無情的面孔，我們對了其布的莽莽荒山，便是這種感想。

我自從上船，便詳細考察法國人的性質，法國人實是多血質的「感情的民族」，他們的長處，是活潑，是熱烈，他們的短處，便是凌亂無秩序，不如英國社會的嚴重，我在船上，和劫人他們談起，我便發了一個問題道，「我們中國，應該採取英國冷靜嚴肅的社會習慣呢，或法國熱烈活潑的社會習慣呢？」我自己的意思，完全注重英國式，但劫人答覆我的，很有道理，他說，「我們固應

採取英國式，但熱烈活潑的法國式，我們又何常有呢？」這話真有道理，中國社會，固是不整肅，不冷靜，又何常熱烈，何常活潑呢，他們終日死坐着「賭錢」，終日在家裏「晝寢」，那裏有活潑的氣象，遇事消極，不負責任，任人笑罵，睡面自乾，又那裏有熱烈的氣象，總之，「死氣沉沉」的中國社會，「腦筋麻木的」中國社會，無論英國神經質民族的習慣，法國多血質民族的習慣，無不可注入去補救的。

月刊近來發達如何，從第六期起，請你將寄我的仍寄成都，我家裏的兩個兄弟，他們要讀，我在此間，有嘉韓的可借看，我看見你寫與幻樁太玄的「新詩號」題目，有趣得狠，康白情做的是「詩之研究」，我在上海會着他的時候，他說，要做新詩的「音節論」，不知他這詩之研究，裏面有音節論沒有？我此次在海船中，做了好幾首舊式詩，聽見我們新詩號的出版，高興得狠，不知甚麼時候，才能一覽歐亞的交通，寄信也要兩月，太不便了，聞你的近好。

弟李思純自蒙達爾尼。二月一日。

壽人同志足下：年餘未通訊，不知足下近狀如何，聞左舜生黃仲

蘇君曾晤足下於白門，放浪之情，依然猶昔，而進行之計，迄無所聞。此則甚非僕平日所期望於足下者也。因知足下處境甚艱，或爲家庭所阨，然獨不能打破困難，冒險進取乎？方當少壯之年，奈何以隱居自處！本會以純潔奮鬥爲取人標準，足下心志純潔，吾無間然。惟奮鬥則殊未敢相許。長此不改，僕即不進忠告，亦必從而議其後者。望足下審思之。究竟以何原因而陷於悲觀消極若此。抑或正在閉戶潛修，別有進行計畫，不妨明以詔我。覆函可即公之會員通訊欄內，俾各會員皆曉然於足下之近狀。季則去歲同行來法，現已赴工廠作工，勇往之概，令人敬畏，足下欲與之通信，可寄由僕轉。餘不具白。即頌學安。

曾琦敬白。四月九號。

仲蘇兄：

你說的話我都狠願聽，此刻有萬千言語，因爲腦子不清，精神不好，沒得說出來。仲蘇！你不應該爲改削我的信說了許多話。我現在順便告訴你，我一生的長處，就是肯信仰朋友，稍相知的，莫不以兄事之。望你諒解我這點！我寫信常有不通的地方，自己明明知道，不過寧忙不改罷了。這也是精神不集中的表現，是我一生

性情的大變化——前四年我是很細心的，

少年世界常常起稿荒我心更是過不得。我所能做的文章，不合該志的體材，我所能爲力的只有翻點日文，但這都是我不願爲的。（我所痛心疾首的，是平素沒研究，而抄襲胡說以湊熱鬧，以出風頭，我從前也近似現想懺悔）到緊急的時候，想破戒塞責，却又沒有材料，奈何！在理諸兄要可憐體諒我一點，因爲你們都是專門將畢業的人，我則預科還沒終了。我自信以我的力量，好好的用功下去，不一定會總沒建白，但是現在的處境，却沒一樣不是爲我前途障礙的，不說別的：就如我的腦子已經快壞了，我的『字』從前雖不是好，但決不像現在寫的粗俗草率，我的文雖不如春葩夜潮，決不像現在寫信不成樣子。當這世界和個人的過渡時代，是最危險的時代，我如此，他人亦必如此，我們試向周圍一望，種種可憐可驚的現象，真可扼腕！同時覺得我們的責任，因此而愈大。仲蘇兄！我們要爲現在的中國文化現在的我着想，就能夠不爲久遠之將來的中國文化將來的我着想嗎？我們雖不迷信『勿爲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的話，但『最近的將來』是要計及的。大多數學生的生涯是：『爲作文而讀書』

不是讀書有得或有所成而後作文，這還稱得做『修學』嗎？直是『獵學』罷了！稍爲有點才幹的學生，他的書室，便成公事房，他的生涯，便是書記，久而久之，成爲習慣，竟以此種生活爲『正』讀書爲『副』了。兄等的環境，我不清楚，不敢說；至於此間的會員，沒一個不是一身數職的。有些入他團體在前，入學會在後的人，也許會有以『繼母』待少年中國學會的呢。這都沒甚要緊，我們所怕的是以學會當作一種達自己目的的工具。或者借他做個妝飾品。等到他無需乎此的時候，他就棄之如敝屣了。中國沒繼續十年的學術團體和雜誌。就是爲此。我們能不犯這毛病麼？以上是汎論的話，並非『有所見而云然』。望格外諒解方好。

我一生最怕遇着『名利慾』最盛和『機智百出』的人，我是生於風氣樸野的山國，長於家風純厚的家庭的人，沒有應付這種人的素養，更沒有敷衍這種人的度量，所以精神旺盛時就是痛詆，精神衰弱時就是厭世，悲觀，甚而作自殺之想。前晚睡不着，想想世上的罪惡，越想越無是處，當時有兩種感想湧現：第一就是剛說的避世。第二想作一小本『赤子之心』，即以赤子之心，

和山民的眼，觀察，描寫，人間的罪惡。將自己所經過，見過，想過的罪惡，所聞，所知，朋友親戚的罪惡，一一寫出，絲毫無隱。內容好醜不管，止要句句話是從心竅裏流出來的，是我的血，我的淚，講到不想再講，寫到不能再寫，就夠了。沒人肯印，沒人肯看，不要緊，親戚朋友與我斷絕關係，也不要緊，因爲這還沒到『避世』『自殺』那麼可怕的程度。——這兩樣劣念，於我無聊的時候，常常湧現——自從那夜起了此念，隨後想想，雖似乎有點神經性；但若能夠宣洩自己的鬱積，爲人類說句真話，顛動世人的心目，也是很痛快的一件事。但不知能現實否耳。

春假後，我要實行生活革命了。大概除正課外，上午致力英文（暑假後打算入英文系）及哲學，心理學，月，水，火，文學，木，金，土，下午閱報，雜誌，晚間研究社會主義，或家族問題，婦女問題。（近日想譯點日文博些書籍費或暫更改）第一個目的是：『要將學問弄出個頭緒，諸事要使他有一定的規則。』其結果有二大利：一、學問有系統，二、精神不散漫。仲蘇兄！學問無系統，和精神散漫，已陷于於苦悶，厭世的境地了！

最後的話，就是想將會務暫行交給別位開着的會友，讓我專心

致志的讀一點書，俟有點頭緒了，再來補過。同時我又想到有增收（男女）會員之必要；因為現在已有不敷分派之勢，若到暑假大批畢業出國之後，那就更沒人了。

以上所寫，狠足表現我有精神病和神經病，望你諒之教之。敬請著安。

弟日葵敬覆。七日。

夏敬隆先生：

你的信收到了。我那裏配得上你所說的話？說甚麼先知先覺，更罪過了；我們大家是一樣少年呢。而且我亦只相信永遠保守我的平民精神，少年精神，永遠不盼望做甚麼先知先覺；我以為這是少年中國的少年應守的態度。

你因有作工的覺悟，而人工校，因不忍棄人格，而想出工校；這真是可敬佩的人格。盼望你永遠是如此的向上；中國太缺乏了這樣的人。

你現在對於一般青年失望，因而腦中映刻着惡字，以臨視人類，由此生出煩悶來。我實在看見許多朋友有你這差不多的感想。但我盼望你還想下面的話：

這般青年，是可憐呢？還是可惡呢？那便是說，是他為環境所限，使他不得正當具足的發展，以到這步田地的呢？還是他天性本是這樣不可救藥的呢？

若說是他天性不可救藥，那必然他與你是異類；因我猜你總不信你的天性是不可救藥的。或者那必然他與你所敬佩的人是異類；因為你總不能信你所敬佩的人，是與他們的天性一樣。

若說他不過為環境所限，我想這所謂環境，有幾種意思：（一）是不合理的社會組織，這須我們用合理有效力的手腕去改造他；（二）是不合理的社會制裁，這須我們鼓吹清議正論，去廓清他；（三）是沒有善於引導扶掖的朋友，所以他們平時品格知識，原沒甚麼，到頭鬧出種種笑話。這一點，還要怪你自己，沒有為他們做這樣的朋友。

因為一個人的品格知識，有些是受社會的牽掣，所以在社會改造以前，亦許有些人因他所受牽掣太多了，所稟意志太弱了，以成為不可救藥。然而在這一點，我們甯要覺得改造社會的必要，沒有可以教我們失望的地方。至於社會是否可以改造人類的歷史，儘多多少少可以改造的證據。

至少有些像你我的少年，只要得着善於引導扶掖的朋友，總是很有希望的。亦未必定要到我這樣的意志，纔有希望。你周圍的人，縱然不如你，你真信他是不能夠有希望的麼？

你絕對不信你能夠引導扶掖別人麼？像你一樣，或只有你那二分一四分一，八分一意志的人，你以為不應引導扶掖他，亦不應請他與你做互相引導扶掖的朋友麼？你所以不引導扶掖人家，是不是爲你自私或係懶惰？

你若平素注意得三兩個向上的少年，彼此提攜，至少都到你現在的地步；你的團體會大，勢力亦會大，亦許對於同伴的盲動，有些挽救。假令在你勢力完成以前，事情已爆發了，那沒有辦法，亦不必覺得甚麼痛苦。現在仍一樣要用大些切實些的力量，終於完成這一樣一個勢力，將來再有這種事，你或者不致如今天這樣沒有力量了。

總而言之；眼前的事，只證明青年環境的須改造，只證明這改造的力量要大要切實，只證明我們大家要努力沒有甚麼失身沒有甚麼證明人類是惡。

這說得太簡單了，若仍無補於你的煩悶，請你把你的疑惑再告

訴我。

你不要信你是意志薄弱，已經證明你意志是強固了。你不要疑惑你讀書的消耗力不大；除了一目十行的人以外，大概肯切實讀書的，消耗力都差不多。一目十行的人，假令是世上可有的，亦總是少見的怪物。我們便不如他，怕甚麼呢？你在這方面問我要方法；我信越肯犧牲自己去順從良心，意志便越發強固了。越肯切實，肯研究，肯想更好的讀書方法，讀書的消耗便越發大了。然而最先一步要自信，不要菲薄自己。自己未來的前途，不完全可以信靠自己麼？

總之，你近來的事，總是一個好教訓。我盼望你看清楚這似乎是罪惡的世界所以構成的真原因；發現你的努力的地方；愉快的奮鬥上去。便算我們是在黑暗裏面，只要我們看得前面是有光明，我們還可以彼此應的大家壯壯胆氣。使算是黑夜旅行，亦不定是個煩悶的事，而且亦許要感覺得一種奇妙的趣味呢。祝你愉快而向上，永遠是我們的好朋友！

譚代英

會務報告

五月初八日常會紀事 本日午後四鐘，北京同人假北京大學圖書館開會，提議事件如左：

一 增加常會回數 前此本會常會，係每月開會一次。茲第二星期六日午後四時。近因應行會議事件甚多，每月僅開會一次。延擱過久，窒礙甚大。本日由執行部提議自本次起，以後改為每間一星期開會一次。時間仍舊，以利進行。當經多數通過決定。

二 增加名人講演回數 本會延聘名人講演，向無定時。茲由執行部提議：以為名人講演為本會重要會務，似應每月舉行，以益學識。經多數通過，以後每月務舉行一次。

三 分擔少年世界文稿 北京同人對於少年世界每期文稿多少向不確定。致少年世界編輯部編輯上常感困難。茲經議決：以後北京學會同人，無論如何，須為少年世界分擔文稿一萬六千字以上。

五月二十二日常會紀事 本會常會，向為每月開會一回。自上

會員通訊

次常會，執行部提議，遂自本次起，增加為每間一星期開會一回。茲將本次開會所提議事件分別紀之如左：

一 籌備少年中國月刊週年紀念號 少年中國月刊自昨歲七月出版，迄今已屆週年。茲由執行部提議擬刊行週年紀念號。惟因為時過促，恐準備或有不及。因議決由編輯部從速準備文稿。如萬一不足，則仍出普通號。

二 蘇君演存提議辭交換雜誌任務 北京交換雜誌任務，向由蘇君演存擔任。茲蘇君頗欲於暑假中回家一行，提議辭職。當經議決：蘇君既須出京，勢難兼顧。自二卷一號起，由陳君愚生擔任交換雜誌事務。

三 實行學術談話會辦法 學術談話會為本會重要會務之一。前經議決舉行。惟因北京會員類皆異常忙冗，久未舉行。本日由會員提議：自下次開會始，實行學術談話。茲將各會員已認定研究書籍開列於下：

1 李君守常認定研究 古里大森著 政治與羣衆道德

2 劉君仁靜認定研究 Dewey 著 Democracy and

3. 余君家菊認定研究 Waston and others 著 Sing

gestions of Education Concerning Science

4. 張君申府認定研究 Holt Frenchish Wisli

5. 陳君愚生認定研究 賀川豐厚著 主觀經濟學

四 改良月刊辦法 俟下回開會，再行詳細研究。

新加入會員 陳君啓天，字修平，湖北人，年二十六歲，現住武昌文華大學。茲由本會會員余君家菊，劉君仁靜，惲君代英，左君舜生，王君光祈，介紹加入本會。

叢書部消息 茲將預定編輯的叢書目，宣布於左：

太戈爾傳 黃仲蘇擬著 出版時間最長三年以內，最短一年以外。(前在月刊第九號，黃君所著太戈爾傳，原係待續之稿，手民漏排未完二字。現黃君因國內參考書缺乏，對於太戈爾歐戰後生活，材料更少。故擬到美後，多搜書報，並印證於在哥倫比亞大學肄業的太戈爾的生徒。庶幾取材豐富而精當。脫稿後印單行本，歸為叢書之一。)

近代文學概論 田漢擬著 出版時間未定

康德哲學 宗白華擬著 出版時間未定

生物進化論 宗白華擬著 出版時間未定 (以上兩個題目，是宗君現在及將來所研究的。此次赴德亦以此為學習的中心。又宗君提出兩個書名，一近代的新心理學，一美學。亦係彼所將從事研究，但現在還不敢說出書罷了。)

道德的起源 惲代英擬著 出版時間，二年以外，五年以內。

(這書擬以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解釋道德的起源，與罪惡的起原以研究人生真正的價值，與究竟的目的。)

以上都就已得覆信承認編輯的而說，以後覆信的按月編布。

少年中國學會
的
第二
月刊

少年世界

第七期 是——婦女號

光明運動之發展……………黃仲蘇
 婦女主義的發展……………沈澤民
 李甯對於俄羅斯婦女解放的言論……………叔平譯
 印度的婦女……………邵爽秋
 大戰中德國婦女的活動……………易家鈺
 歐戰與美國女子大學……………李儒勉
 北京大學男女共校記……………徐彥之

每册一角 郵費二分
全年一元 郵費二角

日本帝國大學特放女生的
經過及現在女學生的情形……………鄭心南
 哈弗夫人與保得學校……………黃露女士
 婦女職業的技能……………謝循初
 女子教育近歩小史……………楊壽珣，楊壽壁女士合譯
 北京熱烈的『家庭改革運』……………羅敦偉
 記日本京都P.L.會……………伯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北京大學 新 潮

第二卷 第三號

的 目 次 :

耶蘇以前的基督	江蘇原
「無強權主義的根據」及「無強權的社會」略說	葉 應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胡 適
思想的派別(杜威講壇)	吳 康
詩	羅家倫
狗和褒章(小說)	社 員
俞平伯	
白侶衷與梅立桑(名劇)	趙承易
職業與生計	葉紹鈞
近代民治主義之精神	譚鳴謙
大學與輿論(杜威講壇)	高尚德

定 價	
每月一冊三角	
全卷五冊一元二角	
全年二卷二元四角	

郵 費	
國內	三分
日本	六分
其他	一角

總發行所 北京大學出版部

我國向來只有分省圖；并無山川，實業，交通，國防等分類圖。此圖為創格之作！全國中只此一本！梁任公，韓紫石，黃任之，馬君武，章行嚴，陳獨秀，諸先生皆有證明本圖精善之評語。

外交官必備！地理教授必備！高等學生必備！

好機會！

特價兩月：

陽歷五月一號起
陽歷七月一號止

地中	地中
華理	華理
（原價一元五角五分）	（原價一元六角）
國民義國	國民義國
（特價七角五分）	（特價六角）
華理	華理
國民義國	國民義國
（原價一元五角五分）	（原價一元六角）
國民義國	國民義國

上海
亞東圖書行
印

著生先學語高

信書話白

告預版出

- 特點：**
- (一) 文體的革新。
 - (二) 用語的革新。
 - (三) 格式的革新。
 - (四) 表爽直的態度，達深厚的感情，適合平民主義的精神。
 - (五) 不但教授一般書信的知識，並啓發青年文學的興趣，引導他們順應時代的思潮。

上海東亞圖書發行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三葉集

分五角三價定

什麼叫「三葉集」？

(Kleeblatt)，拉丁文作 (trifolium)，是一種三葉蟲生的植物。普通用爲三人友情的結合之象徵。

三葉集是部什麼書？

是田壽昌，宗白華，郭沫若，三先生的通信集攏來的。所論的問題是：(一)歌德的文學 (二)詩歌問題 (三)近代劇曲 (四)婚姻問題 (五)戀愛問題 (六)宇宙觀和人生觀

上海東亞圖書發行



第二卷第五號目錄

發展實業計畫.....孫文

巴黎和會與各國軍政之過去及將來.....叔平

巴黎和議與各國財政狀況.....來庭

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季融五

勞力與資本之關係.....林雲陔

協作制度的效用.....季陶

道德底經濟的基礎.....李漢俊譯

兵力的改造及其心理.....朱執信

馬克斯資本論解說.....戴季陶

雜錄

定價
每月一冊三角郵費國內四分國外六分
半年六冊一元六角郵費國內二角四分國外七角二分
全年十二冊三元郵費國內四角八分國外一角四分

總發行處

上海法界環龍路四六號

建設社

總代派處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

各代派處

(上海)審美書館·羣益書社·泰東書局(杭州)有正書局·第一師範陳祖虞(北京)益智書報社(開封)心聲雜誌(濟南)齊魯通信社(武昌)中華大學梁紹文(廈門)江聲日報(廣州)開智書局(長沙)健康書社(成都)派報處陳岳安(梧州)第二中學(烟台)膠東新報(山西)商業學校姚任文

巴黎和議後之世界與中國

汪精衛
雪艇
皓白
編六
戴修駿
閱一士
諸先生
分任執
筆

第一編內容：

- (一) 緒論
- (二) 巴黎和議與中日問題
- (三) 論萬國聯盟
- (四) 論萬國聯盟與中國之關係
- (五) 巴黎和議與國際政局之今昔
- (六) 巴黎和議後之國際貿易
- (七) 巴黎和會之經過

再版已出

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

經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各埠各大書坊

國語 家庭新教育

家庭教育，是教育裏邊的一種，是教育裏邊最緊要的一種。各國對於這種教育，研究的很徹底；我們中國的教育家，和做父母的，却都還看不到這些。現在有朱慶瀾先生演述一部家庭新教育，內容分二十二綱，說得非常精透詳盡；並經張靜廬先生詳細的校訂一過。珠聯璧合，便成了一部發揮學理最精細的教育善本，可稱家庭教育的第一部書了。教育家有十女的人，都不可不看的。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

發行所 泰東書局
代售處 各省大書坊

中國公
學出版
新羣
第一卷第四號

真值之基礎 梁喬山先生遺稿
歐美各國生產問題之研究 朱進
詩：龍山曲 吳芳吉
適合環境與改造環境 曹任遠
經濟思想之變遷 劉炳麟
提倡詩的自然文學 吳芳吉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郵費本國
每冊一分
外國六分

社會主義的沿革和派別 楊亦曾
經濟新思潮 朱進
資本與工資 曹任遠
社會之罪惡及其補救方法 李季
國際勞動同盟 周君南

上海
亞東圖書館
發行

第一出版預告

社會經濟叢書

經濟組織改造，是社會改造基礎。自去年以來，中國思想界，應着全世界改造底潮流，激動起來。由空泛的文化運動，向着經濟組織改造運動進行，這是中國人覺醒的好現象。我們同人，起這一年當中，作了多少研究。對於中國人知識上底要求，也是供給了若干資料。近來，我們靜心的批評，於今年後，想界沒有多大貢獻。所以決意把現在定期刊行的事業，暫行中止。一面斷心從事於系統的各種書籍，定名「社會經濟叢書」。共計十六種約五千六百頁。現在決定一年以內，俟第一計畫完成以後，再定第二次刊行計畫。

社會主義倫理學
資本論解說(附註)
考茨基著

李君佩譯
戴季陶譯
二百二十頁
本年十一月出版

附錄一 馬克斯傳
附錄二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附錄三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附錄四 資本論用語釋義

威廉·里布列希著
馬克斯，恩格斯著
恩格斯著
戴季陶譯
陳望道譯
陳望道譯
戴季陶編

社會經濟叢書
刊行會
啓

男女爭鬪史
社會經濟的基礎
社會中心網與同性愛
社會主義倫理觀
經濟的倫理觀
布爾什維克底俄國
工團主義底研究
勞動問題的研究
社會主義底研究
進步與貧乏的研究
合作社的研究

埃利彥著
羅利亞 a. Ioria 著
Prof. A. Groppai 著
E. Corputer 著
Prof. E. Antonelli 著
米田莊太郎著
P. F. Brinendon 著
Henry George 著

陳望道譯
李漢道譯
陳望道譯
陳望道譯
戴季陶譯
胡漢民著
胡漢民著
陳望道譯
戴季陶譯
林雲陔著
戴季陶譯
李漢道譯
廖仲愷編
廖仲愷編

一百二十頁
五百頁
五百頁
五百頁
五百頁
五百頁
五百頁
五百頁
五百頁
三百頁
三百頁
三百頁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本年十一月出版

上海環龍路四四號
白爾路三號
益里十七號
總經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放翁說：「嘗試成乃自古無！」

胡適說：「自古成功在嘗試！」

胡適的

嘗試集

附去國集

書分兩集：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

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別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 每册定價二角 ·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特別啓事

本月刊賣缺的，有的再版，有的三版，現在都出齊了。

沒有配成全份的，請趕緊來配；因為我們到二卷一號出版時，便把第一卷合裝一本，不零賣了。

少年中國第一卷第十二期

民國九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英通處：如信文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4-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定價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郵費	國內	一角	一元
	國外	二分	二元
其		日本	與國內同
其他		每册	六分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
“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本月刊特別啓事

請與本月刊交換的雜誌注意

本月刊自二零一號起關於交換雜誌事改由北京西城南關市口回回營三號陳恩生君接洽凡與本月刊交換的各雜誌以後請統寄該處為荷

本月刊緊要啓事

凡有訂報派報及刊登告白事務請與上海亞東圖書館接洽
凡有關於編輯事務請與北京松公府三號黃日葵君接洽
凡有關於學會事務請與北京西城南關市口回回營三號陳恩生君接洽

本學會緊要啓事

本學會係國內外青年同志所組織，與一切黨派無絲毫關係。所有會中經費全由會員湊集，並未在外籌募分文。若有用本學會名義在外欺詐者，即請被詐之家從速通知本學會，以便澈底查究。

少年中國學會駐滬會員謹啓

通信處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左舜生